

光之子
作者：洛炜

“猎人”是个四处游荡，靠赏金过活的冷艳女杀手，她独来独往，不相信爱，也从不需要朋友，生存的唯一目的即是毁掉青龙神社，为母亲复仇。这次，她将目标锁定青龙神社的头号杀手——“烈焰”。从未留下任何犯罪记录的“烈焰”，和从未失手的“猎人”之间，肯定有一场空前绝后的精彩对决！然而，她那双粲若寒星眸子却让他犹疑了……传说她从不展露笑颜，也不相信任何人，他却不由自主地想教她如何去笑、如何去爱。一个杀手可以拥有这种同情心吗？他迷惑了，何况他就是青龙神社的继承人韩希罗——她复仇的目标！

前言 01 伊莎贝拉 02 赌城风云
03 往事如烟 04 青龙神社 05 巧夺芳心
06 莫假杀手 07 曙光之子 终曲 浴火重生

前言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纽约市
在曼哈顿区一家酒吧里，一位身穿黑色皮衣的少女，静静地坐在吧台，面无表情地喝着手边的调酒。她引人注意的地方，并不是她的冷漠，毕竟在这个大城市中到处都是冷漠的人群。她让人离不开视线的地方在于她有一张清秀年轻的脸，那新月般的弯眉，小巧秀丽的鼻，淡粉红色的唇，却嵌上一双饱含讥讽的双眼，那冷寒的眸子，近乎鄙夷地瞄向四周。当她一踏入这间酒吧，身上冰冷的气息已引起他人的侧目，只见她一坐上吧台圆椅，酒保就熟悉地递上一杯“Margari ta”。她一言不发地享受着杯中物，直到有人打破她的宁静。“亨利！我想买杯酒给这位漂亮的小姐……”一名男子半眯着眼开口，一副想藉酒装疯的模样。“彼得，你今天喝多了！”名为亨利的酒保有些为难，怕他惹上麻烦。“胡说！我只是想认识她……你是日本人？”他由她的黑发猜测道。听说日本妞特别热情，或许今晚是他的幸运夜。“嘿……别这么冷淡嘛……”说着，一只手已经探向她的肩头。接下来的事一瞬间就发生了！彼得的手还未有机会碰到对方，一把枪已经无情地抵住他的额头。她冷冷地开口：“太坚持的人通常都活不久，你说呢？”她嘲弄地看着他仓皇而逃的背影。“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……”接着，一个戏谑的声音响起。是名身形修长的中年人，脸上有着温和的笑容。“如果你准时，一切就不会发生了，不是吗？”她斜睨他一眼。“把东西给我，我不想浪

费时间！”

男子递给她一包文件，她迅速地打开检视；里面有一叠相片，全是同一个人的——一个几乎可用“天生丽质”来形容的俊美男子。

“你在开我玩笑？”她阴冷地问。

“我怎么敢？”他摆手澄清。“如果令人惧怕的‘猎人’只是个十八岁的少女，为什么让人闻之丧胆的神秘人‘烈焰’不能是个美男子？”

她冷哼一声，收起照片准备离开，身后的中年男子又追加了一句：

“送你一个额外消息，他本名叫韩希罗，现在人在大西洋赌城……”

她点了点头，接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酒吧。

“纽约要掀起一场风暴了！”他喝了口啤酒对酒保说。如果正如资料所显示，那个韩希罗真是绰号叫“烈焰”的男子，他相当期待他和绰号“猎人”的依莎贝拉之间的对决，那一定是纽约一场最绚烂的风暴！

01 伊莎贝拉

一九九六年纽约市

冬季的雨夜，阴沉而寂静，偶尔穿梭街头的车辆和流浪者的叹息成了唯一的点缀。

这就是纽约——有着最绚丽光华的色彩，却也有最灰色萎靡的一面。这两极化的世界，每天收容着不同的伤痛与喜悲，记忆无数的生死，在逐渐腐烂中犹发出迷眩诱人的光泽，吸引着更多人掉入它的陷阱……

位于曼哈顿区一家不起眼的小旅店，油漆已经掉了大半，电虹灯管也忽暗忽明，这种杂乱无章、隔音设备又不好的旅店，却往往是逃犯最好的藏身之处。

这天夜里，当柜台的管理员正在打瞌睡时，一名少女走到柜台前按下了服务铃，直到管理员不耐烦地睁开双眼，用着凶恶的口气道：

“这里已经客满了！出去！”

少女动也不动，从口袋掏出数张百元大钞扔在柜台上，语气冰冷地道：“我找人！”接着扔出一张照片。

管理员贪婪地盯着那一叠钞票，急忙地想伸手去拿，不料一把锋利的小刀已准确无误地插在他的指缝间。

“别急，你确定你有我要找的人吗？”她露出嘲讽的眼神。

对方吓出一身冷汗，在阴暗的灯光下他只看见少女一头披肩的黑色直发，及一双闪着寒光的眸子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他唯唯诺诺道。

“你再仔细想想！”她冷不防举起一把枪，抵住他的眉心，紧绷着脸道：

“再看清楚一次，这一千块就是你的。如果你不认识他，我这把枪今天一定要杀一个人，你要代替也行。”

“二〇七……他……他在二〇七房……”对方急忙回嘴。

少女嘴角微扬，收起了手枪，轻松地抽起插在桌上的刀。“收好你的奖金，别想报警，否则，你可能没有命来享用这笔钱。”

她警告完后，一转身便消失在楼梯间。

在罪恶的城市中，每一个人都标有价码，是可以拿来谈条件的，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，叫作“清洁夫”。正因为纽约有太多的犯罪案件，警力不足以消化，因此不够重大的刑案，往往会被搁置达数月，甚至是好几年，有些受害者的亲属无法忍受凶手逍遥法外，就会重金聘请“清洁夫”来处理。

“清洁夫”顾名思义就是专门“扫除坏人”之意。只要赏金够高，就会有人愿意做这种

事；他们比杀手更便宜，因为他们并不负责杀人，只需要逮捕他们到案即可。

另一方面，清洁夫也和警局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既然有人愿意出钱，有人愿意出力，警方也乐于做中间的桥梁。

绰号“猎人”的伊莎贝拉，便是和纽约警局合作最愉快的“清洁夫”之一，只要给她名单，不出三天她一定交人，她强悍的作风为她在业界打响了知名度。没见过她的人必定都以为她长得像“男人婆”一样，才会如此胜任这项任务。所有被她锁定目标的犯人总是对她畏惧三分，但未曾有罪犯真正见着她的长相。

纽约警局局长吉姆·安德生是少数几个知道“猎人”长相的人之一。据他所形容，“猎人”身高约一百六十三公分，体重约五十公斤，算是个身材纤细的女孩，尤其对美国人而言，是个标准的东方人长相。一张清秀的面孔，却有着令人怯步的冰冷气质，吉姆认识她快五年了，几乎从未见她笑过，伊莎贝拉就是这样，永远寒着脸，拒人于千里之外……

吉姆今天心情相当不错，因为距他给伊莎贝拉罪犯照片已有三天了，今天应该有些回音。

到了中午，果然见一名东方女子押着一个近乎一百八十公分高的壮汉进来，她一如平常没打招呼便将男人随便扔给一个警员，笔直走向吉姆的办公室。

“我就知道你是一流的。”吉姆赞美她。

“赏金呢？我马上要飞去赌城。”她一句废话也没有。

“你真的决定了？”吉姆扬眉怀疑问道。

“对！这就是我入这一行的目的之一。”她淡淡地回答，伸手接过一叠钞票。

“保重，自己小心点。”吉姆叮咛着。

“知道了。”她轻轻点头，算是道别。

吉姆看着她纤小寂寞的背影，不由得忆起他和伊莎贝拉第一次见面的情形——

那一年她才十三岁，个子小但是却早熟得吓人。当她说要当“清洁夫”时，吉姆只是当她在胡闹。挥手要叫她走开时，她却用力扭住他的手腕。

“我需要钱，很多很多的钱，我母亲病了。”她认真的双眼闪着火焰。

“小鬼，快回家去！”虽被她的眼神震慑住，但是他仍然觉得荒谬，一个十三岁的小鬼能做什么？

“我会证明的！”她猛然抽起摆在桌上的一张通缉名单奔跑而去，他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她。

一个星期过后，她回到警局，带着一身的伤，也带回了一个比她的模样更狼狈的人回来，赫然就是她所取走的照片上的犯人。

“我的赏金？”她连小手上都是鲜血和污泥。

吉姆深深为之颤动，她这么小的身子，究竟是吃了多少苦才押回这个体形几乎是她两倍大的男人？

他给了伊莎贝拉一笔赏金，在她转身离去前，唤住她。

“你真的那么缺钱？”

她点点头，目光依旧冷冽。

“这样子蛮干是不行的，明天你来找我，我教你真功夫。纽约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你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够专业。”

她的明眸闪了一下，仍是不发一语，点头离去。

这就是他和伊莎贝拉相识的过程。五年多了，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两人都很珍惜。但伊莎贝拉仍是不多话，只是不忘每年在他生日时送上一束花，这或许就是她最人性化的表现了。

近两年来，伊莎贝拉除了赚取赏金外，更多加了复仇使命；三年前的某日，她在自己的生日上喝多了点酒，醉后无意间透露出身世。

“我母亲是有原因才疯掉的……”她又哭又笑地述说着。“我最近才从亲戚口中得知，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‘青龙神社’的团体，回来后就有了我，但是她也发疯了，她在那里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？”一提及此，她冷漠的脸上破例地出现一丝痛苦的神色。

自从那天起，吉姆就开始密切注意这个神秘组织的动态。一直到上个月才得到情报，据说“青龙神社”目前最活跃的份子名叫“烈焰”，经常和毒贩有所往来，似乎是“青龙神社”的重要干部之一。因此，伊莎贝拉就将目标锁上“烈焰”，将他视为第一目标。

不久前这名神秘人物开始在纽约活动，并且被拍了照。根据最新消息指出，他目前在大西洋城，因此伊莎贝拉才会急着要前往。

从未被抓到犯罪证据的“烈焰”，遇上从未有失手纪录的“猎人”，肯定是一场精彩的对

决！

大西洋赌城

任何人都会想去赌城碰碰运气；略有积蓄的人妄想一夜致富，有钱的绅士贵妇则想在此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。有人为赌倾家荡产，有人为赌抛妻弃子，但是赌城的霓虹灯永远闪烁光芒，吸引着全世界的赌客前来一圆美梦！夜深了……但对赌徒们来说，这才是一切的开始……

今夜，在大西洋城的“贝利斯赌场”却掀起了风暴，赌场的正中央围满了人潮，每个旁观者的脸上都写满了赞叹和羡慕，赌场职员的脸色却已惨白。事实上这一场赌局至少已经换了五位技术人员，但是结果却没变过，不到半小时就汗流浹背地交接给下一个工作人员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为对方似乎可以预知轮盘的结果，屡战不败。

这种情形从来没发生过，赌场几乎出动了半数的保安人员，有的监视计算机屏幕，有的则盯着牌桌上的客人，拚命想找出对方作弊的迹象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而围绕着俄罗斯轮盘的职员只感觉到一滴滴流下的冷汗。

“二十四号！”一阵甜美的女音愉悦喊道。

接下来的几秒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漫长的，当轮盘再一次准确无误地停在二十四号时，所有围观的人再次爆出疯狂的叫好声，而赌场的工作人员则苦着一张脸，因为这已经是赌客第四十次喊中号码了！

“对不起，我们经理想招待各位到房间用点心。”一个服务生有礼地弯腰询问。显然这件事已经传到经营者耳中了。

“可是不饿嘛……”对方仍然甜蜜地回答。

“小纱，可以休息了，你不累我可都快睡着了！”一个俊朗的年轻男子轻声抱怨，用肩膀顶了顶坐在他身旁、和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兄弟。

“小纱，你就可怜可怜这个爱吃又爱睡的人吧！”身旁的人会意地接口。

“好吧！好吧！”她硬是瞪了两人一眼，向服务生笑着开口：“我们很乐意，但是请先兑换我的筹码。”

那一名服务生松了一口气，幸好她没有坚持，否则再下去不知道会被他们赢去多少钱，他双手捧着沉重的筹码交到对方前面，一边看清楚这个特别好运的年轻女孩长什么样子。

那一个赢钱赢到让经理们直扯头发的女子长得简直像个天使，一头微髻的黑发长至腰部，晶莹剔透的俏丽脸孔有一对精灵般的眸子，闲着俏皮和活力的光采。她倚在一个俊美尊贵的男子怀中，对方带着宠溺的深情搂着她。

他们身后的三人也是让人离不开视线，其中两个人明显的是一对双胞胎，同样的帅气俊逸，举步之间自然流露出自信和迷人的魅力。

走在最后的男子是当中最特别的一个！一双黑眸给人神秘莫测的感觉，神情中却带有一丝落寞，整个人看起来充满灵气却缥缈难及，让人不知不觉将目光停伫在他身上。

“喂！你在神游吗？”美丽少女好奇地挥舞着小手，唤着服务生。

“不是……对不起！”服务生一阵脸红，急忙快步领他们走向经理办公室。

“就是这间，请进。”

“谢谢啦！”绛纱大刺刺道。

一行人走进，里面却黑漆漆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忽然一阵声音传出——

“希罗，记得我是叫你去纽约，并没有叫你来赌城的呀。”神秘的声音夹杂着疑问。

“你是——”希罗感到十分讶异。这个声音他再熟悉不过，正是在侯爵府暗中帮他二十多年的人。

“没错！就是我！”灯“啪”地一声被打开，一个斯文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众人眼前。

“你是谁？”开口的是绛纱，她是满脸疑惑地望着对方。

“小绛纱！你真的和琉璃长的很像。”他笑着看她，却不作正面答复。

“你认识我母亲？他们在哪？”绛纱焦急起来。

“不要急！今晚你们好好休息！明天我就带你们去纽约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”说完便转身而去。

“喂！大叔！”绛纱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又跳又叫。根本是吊人胃口嘛！她嘟着嘴生闷气，希罗则是若有所思地沉默着。

“希罗，你打算怎么做？”雷廷霄关心问道。

“跟着闯一闯喽！”他笑得很自负。

自从三年前和雷廷霄相遇，他们就成了默契极佳的伙伴，更促成了雷廷霄和绛纱的姻缘。

他也曾详细研究过雷廷霄的资料：一流的情报员；高大、俊美，精明果断，欣赏之余也替妹妹感到高兴，以韩绛纱的捣蛋本事，非要一个十项全能的人跟在身边他才安心！

他和雷廷霄曾是英国最有名的白骑士和黑骑士，黑白两道不敢招惹的传奇人物。自从他们成功地一举揭发艾西克侯爵的叛国罪证，让艾西克身陷牢狱后，也因此得到英国政府的激赏，赠予他们荣誉奖章及自由通行世界的国际特务证件。

辛苦了多年，是该好好放松一下的时候了，于是希罗来到了纽约，想查清楚失踪了近二十年的父母下落，顺便四处散散心。

一路上多了绛纱就少不了欢笑，跟着自己心爱的未婚夫雷廷霄，得意地尽情狂欢。

“绛纱！我记得你的超能力不是在上次都用光了吗？”雷士杰好奇她那准确的预测能力是从何而来。

“上次我是将破坏东西的潜能激发殆尽，但是灵验的第六感还在啊！”她笑嘻嘻地回答。

“那你帮我看一下我的未来。”雷士杰高兴地伸出了手，一副崇拜样子。

“你啊，诸事不顺，而且没有女人缘。”她故意装作认真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俊朗的雷士杰不禁发出一声惨叫，他长得高大迷人，怎么会没女人缘？

“我绝对会努力破坏！所以你的前途当然多灾多难啦！”她笑得很甜蜜，依偎在雷廷霄怀中。

“又淘气了！”雷廷霄轻敲她的头笑骂道。

“大哥，你看看绛纱，自从和你订婚之后就一直欺负我，你也管管她嘛！”士杰忿忿不平地埋怨。

“谁叫我以前是最小的！既被你管，还要被梵生管，烦死人了！现在是我报仇的时候了。”她露出狡猾的表情。

“我可是从来不曾管你喔！小纱，说话要凭良心。”一旁安静的雷梵生连忙插嘴辩白，绛纱的秋后算帐一向是很恐怖的，不单是加倍，而且是加了数倍。

“她的良心？哼！小魔鬼怎么会有良心？”雷士杰冷哼一声，马士又和绛纱展开一场斗嘴。

“希罗，你阻止她吧！”雷廷霄用手肘顶了顶希罗道。

“随她去吧！我要出去走走。”他对绛纱和雷士杰的争执早已习惯，会管他们两个的是笨蛋。他向身后的几个人挥挥手，打算前去欣赏美丽的夜景了。

几乎所有赌城的人都聚集在赌桌上，路上人行稀疏。希罗愉快地散步，享受微风拂身的感觉。

就在此时，他长期养成的警觉告诉自己：有人埋伏！他并不确定是谁，但能清楚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杀意。

希罗缓缓地转身往回走，快抵达饭店时看到了绛纱等人，心中暗叫不妙，如果杀手的目标是他们一群人，他反而暴露了大伙的行踪。

“希罗！”尚无警觉到怎么回事情的绛纱开心地向他挥手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阴影处有人冲了出来，又快又准地将利刃刺向希罗，却被早有防备的希罗侧身闪过，接着和对方一来一往打了起来。

两个人的身手皆不凡，希罗却不想浪费时间，抽出身藏的暗器——特制细小的针，往对方手臂射去。对方大叫一声，手中的刀立即落地。希罗用脚将小刀踢起接住，一时之间，情势逆转，希罗淡淡一笑。

“希罗，她是个女的！”绛纱看清楚了对方的脸，忍不住大叫。

希罗也是一愣，清楚地看到对方两道新月般的柳眉因疼痛而纠结在一起，斗大的汗珠滑落细致雪白的脸庞，但她大气也不吭一声，明眸中只有冷漠和敌意。

“谁派你来的？”希罗面无表情地询问。

“烈焰，我就是为你而来的。”她连声音都冷冷的。她的话引起众人的注意。

“烈焰？是什么东西？”希罗好奇问道。

“哼，你不用再装了！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，韩希罗！”

“哇！希罗，怎么你已经红到大西洋城来了？”雷士杰啧啧称奇，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“烈焰”，但对方却知道希罗的名字，他不禁大感意外。

“我的确是韩希罗，但并不是什么‘烈焰’。”希罗顿了一会儿，伸手帮她拔出细针，她忍住痛不吭声。

“我想这是你的刀。”他把刀子递还她。

“你在玩什么把戏？”她寒着脸问。

“我在给你一个查清楚的机会，显然这是一场误会。”

“你会后悔放了我！”她勉强站直身子。

“也许，但是我仍相信这是一场误会。”他微笑道，看着她抚着手臂蹒跚而去，心中竟泛起了一丝同情。

她看起来相当年轻，但是眼眸中却潜藏着绝望和冷漠，令他感到迷惑。他不由自主地痴痴望着她的背影，久久无法移开视线。

“希罗一来美国就接二连三地出现怪事，也许这一切都是有人暗中搞鬼。”雷廷霄揣测道。

“也许吧！希望明天能够有答案。”希罗轻叹一声

早晨，一行人不约而同地起了个大早，在饭店大厅会面，而昨天在赌场遇到的神秘人物早已先一步坐在沙发上等他们了。

“请跟我来吧！”他带领着众人向机场出发。

他们搭乘小飞机抵达纽约时仍未过中午，一下机就被接到一辆豪华轿车上。众人虽然有许多疑问，但是仍然先保持观察的状态！

大约过了四个小时，车子停在一座仓库前，接着是暗门激活的声音。等中年男子开了车门，他们才发现已经是身在纽约长岛上的某处。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栋富丽堂皇的楼房，华丽中带有阴森之感。

中年男子引领他们走到小径上，拐了七、八个弯后进到楼房的大门口。

“这里就是‘青龙神社’，一向是不让外人进入，但因你们身分特殊，特别破例一次。”

希罗等人皆愣住了，“青龙神社”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的名词，现在对方竟然说他们有资格进入！

中年男子不再多作解释，直接领他们进入房内。而后独自走到不远处的一个神坛面前。神坛正中央有一条青铜制的龙，神情雕刻得非常生动，将其气势展现无遗。

“希罗少主，欢迎你回来！”从走道开始涌进黑鸦鸦的一片人潮，对着希罗齐声下跪。

从青龙的身后走出了一个妖艳无比的女人，身上穿着近乎透明的白袍，以极尽妩媚的姿态来到希罗的面前，她双手合十盈盈跪下，柔媚道：

“希罗少主，水灵在此，愿为你献上一切。”

不只是希罗，连一向冷静的雷廷霄见此情形也不禁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这一切…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一个小时后，希罗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喘着大气。刚才那群人果然怪异得可以，下跪后就疯狂地前进，好象要吃了他似地。每一个人眼神都闪烁着渴望；在快接近他时，中年男子猛地喝斥出声，一群人宛如受控的布偶般再次退下。接下来中年男子又领着他们到另一个小房间休息。

“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！你是最有资格进入这里的人。”他缓缓对着希罗道。

“我仍不明白……”他无力地反问。

“就像他们说的，你是少主，青龙神社的继承人！”

“什么？”所有人大惊出声。

“你是韩奇的儿子，你父亲将特异功能全部传给了你，自然你就是青龙神社的继承人，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！这也是我暗地里守护你二十年的原因。”

“我父亲？他在这里？”这对希罗而言又是一大震撼。

“事实上他想见你们已经盼了二十年了。”他笑道。“跟我来，是到了该见面的时候了。”

绛纱和希罗不由自主地双手紧握，觉得一颗心就快跳出来了。一行人再次跟着他，走了约莫半小时之久，才抵达另一间房子。

“你父亲就在里面。”他敲了敲门，对着众人道。

门一开，一个和希罗面孔神似的男子站在那，虽然历经岁月的侵蚀，但依旧可清晰看出和希罗的相似之处；眼睛一样的漆黑迷人，左颊上有着一道细长的疤痕。

“希罗？绛纱？”对方用颤抖的嗓音轻唤。

“爸爸——”两个人同时喊出，血缘的牵引令他们一看到他就有股十分亲切之感，这人真的是他们分开了二十年的父亲。

“老天！你们长得……长得实在太漂亮了！我的孩子们！”韩奇紧拥着他们痛哭出声。
“爸，我查遍了艾西克府中的资料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好象凭空消失了一般。”希罗哽咽道。

“是有人帮我逃出来的，连你们的母亲在内，我们两人是一起获救的。”

“妈妈也在？”绛纱急忙问道。

“是，她也在这。”韩奇含笑点头。

“在哪里？快让我们见她一面！”

“等一等，她现在已经不记得你们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希罗惊讶道。

“我怕她忍不住思念之心，提前去找你们，会遇到危险，所以封住了她的记忆。”他解释着。

“当年到底为什么……”希罗完全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。

“等你们母亲醒来我再一起解释，那可是一段很长的故事。”他叹口气道。

他领着双胞胎来到了花园，庭院中种满了各种颜色的玫瑰，花园中一张凉椅上坐着一位美丽出尘的少妇，她安安静静地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花仙子。

韩奇走向前去，温柔地搂住她，向中年男子点头道：

“拜托你了，风长老。”

风长老点下头，将手指放在少妇的额头上一点，解开她被点的穴道。

美丽的少妇轻咳一声，紧闭的双眸慢慢滴下几滴泪水，静静地睡着了。

所有人，都摒息以待，期待她再度睁开双眼。

02 赌城风云

“琉璃……你记得我吗？”韩奇轻轻捧起妻子的脸庞，在她紧闭的眼上轻吻，语气焦急却又带着无限柔情。

他怀中的少妇微微一颤，缓缓地睁开了那双梦幻迷蒙的大眼，在她看到眼前的景象后，不敢相信地愣了下，眸子迷迷地泛起泪光。

“奇……韩奇……你真的回来了……”她的手迟疑地伸向韩奇的脸，细细地抚过他的眼、鼻子，最后颤抖地停留在他左边脸颊上的疤痕。

“真的是你，我不是在作梦吧？”她确定了韩奇在她眼前的事实，“嚶”地一声扑向她熟悉的温暖怀抱。

“琉璃你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见见他们……”

韩奇温柔地扶正她的身子，双臂环住她的肩膀，愉悦地向着门外喊道：

“你们可以进来了！”

门应声开启，希罗和绛纱两人鱼贯走进。琉璃紧张地抓住韩奇的手。她一向怕生，韩奇知道，但是眼前的一对男女是如此的年轻、美丽，身上散发着和自己相似的灵秀之气，让她的内心有股莫名的骚动，他们到底是谁？

“琉璃……这是我们的一对儿女：绛纱和希罗。”韩奇在琉璃耳边低语，双眼却朝向前一对出色的双胞胎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浑身一颤，她明明记得她的希罗和绛纱只是个婴儿，不该是眼前这两位年轻人。但是韩奇怎会如此说呢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觉得困惑。琉璃的无助完全纳入韩奇的眼中，他搂紧琉璃，心疼地开口解释道：

“你的记忆被封住长达二十年，直到刚才才恢复，所以你会感到意外。”

琉璃抬头，望向韩奇的深情眼眸，渐渐明白过来。这个霸气男子总是如此，执意地掠取他想要的一切，包括她的人、她的心，一切的一切，从来也没变过，她的霸道情人……琉璃叹了口气，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，她就注定躲不开了……因此这件事她也能理解出个头绪。

一九七六年，伦敦，艾西克侯爵府。

十八岁的东方少女琉璃是侯爵的上宾，这名东方少女具有如瓷器般细致柔美的五官及身材，浑身充满着灵秀；缥缈气质，令人心动不已。她很安静，静得让人担心她随时都会消失。这名少女的到来，着实让整个侯爵府上上下下为之震惊——因为上流社会是鲜少有异国人种出现的，更何况艾西克侯爵府更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代表性人物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带回这样的少女？

即使众人有满腔的疑问，仍旧是没有人敢开口问，因为艾西克是权威的，是不容许任何人质疑的权贵。客人们只能默默地观察着，偷偷地评头论足这名虚幻美丽的异国少女。

琉璃在侯爵府上待了一个多月，仍旧是神魂不定。事实上她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，宛如游荡的灵魂，漫无目标地行走。想找一个让她能安心的地方，却发现到了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她找不到和自己心灵契合的同伴，也就放任自己神游太虚，或许这样子终老一生也不错的。

琉璃静坐在花园内晒着太阳。这座花园是艾西克侯爵特地为她建造的，因为他知道琉璃爱花，喜爱大自然，更爱在暖暖的阳光下作白日梦。

她低头深吸一口玫瑰的馨香，思绪转到了艾西克身上。她被艾西克自脏乱不堪的街角带回。她不懂艾西克，也从来没有打算了解他，即使艾西克给了她优渥的生活，对她特别款待，甚至做尽讨好之事，她仍然不想去接近这男人。即使艾西克已收容了她十年，并将她带进了自己所属的实验室，她仍是不为所动。

“琉璃”是艾西克为她取的名字，因为他说那代表着她的美，如同琉璃般纤细易碎。她一如往常的接受，毫无反抗。留着长发，一身的白衣，打扮得像一个纤尘不染的精灵，她对周遭及自己早已养成漠然的习惯。

从小她就知道自己是不同的。只要专心看着对方，就可以看透别人的心思，因此她知道太多的事情，长大后更是懒得开口。既然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和心里想的都全然不同，她无须用言语来浪费彼此的时间。

她的沉默及缥缈令人将她视为怪物一般，甚至被领养她的亲戚遗弃在路边。虽然她有本事找回家，但是她不愿意，她可以想象当她回家时那群亲人会受到多大恐惧，因此宁可选择了流浪。人们总是害怕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，所以她放过了那些人，也放逐了自己……独自在外游荡着，直到被艾西克带回去——

在他的研究所，她认识了许多和她同类的人。有的能够透视，有的能使事物腾空而飞，虽然他们的能力与她有某部分类似，但她仍旧没有归属感，这项体认使她更加不合群，也成了研究所中的异类。同伴们开始敌视她，因为他们觉得琉璃是仗着艾西克对她的偏爱，而对他们不屑一顾。

她却仍旧静默，即使她能感觉周遭的空气都凝结着嫌恶和憎恨，甚至，夹杂着更多的嫉妒。琉璃依然无言，她早就习惯不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辩解。憎恶、忿怒这种感情对她来说太强烈也太费神，只要他们不来烦她，她是不会介意周遭的气流变冷或炽热的。

直到有一天，同伴们相偕运用超能力侵占她的思绪，无礼又烦躁地在她脑海中叫嚣，引起她生平第一次动怒。她对侵犯者做出了惩罚，运用超能力令他们的脸孔有了灼热的痛楚，作为反击他们无礼的入侵及干扰。

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她了。琉璃亦得到了她想要的平静。偶尔，在无意间与同伴交换眼神的刹那，她心中又多一项感觉——恐惧。他们是不会知道她从无伤人的打算，如果不是他们逼人太甚的话。不过，算了——这种不被干扰的日子也是她所盼望的，她再也不管别人是如何想的。

数月后，艾西克侯爵带她到爱丁堡，又是一堆烦人的检查测试，多年来她已经将此视为她无聊的游戏之一——封锁自己的思绪，和科学仪器对战。每当测验波度呈一直线时，她就会暗自偷笑，她喜欢这种小小的恶作剧。

雷浩天，是该处唯一的东方医生，为人斯文诚恳，莫名地让她心生亲切之感。那一段时间，她除了和现代科技斗智外，更和雷浩天成了交心的好友。在她一向空虚的心灵领域，开出了一朵友谊的花朵。

她和雷的友谊是在秘密中建立的，心灵互通对她来说是易如反掌，艾西克越来越逼人的灼热目光，使她将和雷的这段友谊深深她藏在心中。再次返回伦敦时，她已不再被送回研究所，而是住进了艾西克的侯爵府。

一天，或者是一个月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，她早已习惯神游太虚，时间和空间对她来说都是身不关己的限制，她依然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，宛如不惹尘埃的纯真少女。

“你果然在这，琉璃。”一阵优雅的男音打断了琉璃的思绪。她眯着眼抬头看向伫立一旁的艾西克，他总是能在花园找到她。艾西克今天看来有些不同，贵气的五官上有着掩饰不了的得意和狂热。

“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：我打算下周办一场订婚喜宴，向大家宣布你将成为我艾西克的准新娘！”

琉璃平静无波的秀丽脸庞依然不变，黑色眼眸闪动着迷惑的光晕，一刹那间又恢复了平静。

他要娶她？为什么？

琉璃总算明白他灼热目光所蕴涵的意义。从很早以前就不再随意探测别人心意的琉璃，只隐的觉得艾西克看她的神情很特别，却不知他早已产生了爱恋之心。

情爱这个东西对琉璃来说还是陌生的，她亦无法了解艾西克是如何对她产生这种情感。对于他的决定，她丝毫找不出拒绝的理由，只是静静地凝视远方，奇怪着自己怎么会陷入这场混乱中。

艾西克即使再不满意她的冷漠也没有表现出来，他对琉璃的渴望已经到痴狂的地步，他不惜一切只要她快乐，甚至愿意给她全伦敦女人想争夺的宝座——侯爵夫人。虽然知道琉璃一向是不懂感情的，但是他深信只要娶了她，他有自信让琉璃爱上自己，即使花上一辈子时间也在所不惜。这个灵秀的少女……即使不言不语，依然能触动他内心深处的柔情……啊！他的琉璃……

那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订婚宴，几乎所有的贵族子弟都参加了。艾西克眼中的得意和琉璃不凡的美丽为人所津津乐道，甚至开始有人预测两人婚后的幸福模样。

但那一场世纪婚礼，却始终没有来到。

订婚后不久，研究室来了一个少年。琉璃是从仆人口中听说的，据说那名少年吸引了侯爵府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女仆颇为遗憾地想告诉她，侯爵这阵子会减少探视准夫人的时间，希望她先要有心里准备。然而琉璃只是不以为意地淡淡一笑，继续赏着花，依然过着她云淡风清的日子。

直到那个下午，一个名叫韩奇的男子，闯进了花园，闯进了她的生命，掀起惊涛骇浪……

她还记得那个下午，太阳收起了光芒让位给白云，伴随着阵阵微风，她坐在玫瑰园里望着蓝天，直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她。琉璃直觉地往花园入口处望去，和急促跑进的人视线对个正着，彼此心中皆是一震——

“你是谁？”她生平第一次感到心慌，开口询问了来者，接着退了几步，眸子仍无法自对方身上移开。

闯入花园的男子看来和她有着相同的年纪，俊秀斯文的外表，像从天而降的天使。但是他那一双蛊惑人的双眸，漆黑如子夜，深邃得让她移不开视线。

他身上彷彿涌出无止境的烈焰，炙热狂野得要燃烧周遭的一切。他双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她，似乎准备要用火热的气息将她毁灭。

他似乎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，琉璃可以从他身上察觉到狂怒及忿恨，但是在这股强大的气流中，却隐含了莫大的悲哀和伤痛，令琉璃不由自主地想安慰他，探知他心中为何有如此强烈不协调的情感。

“不准读我！”男子一声大吼。

琉璃被他吓了一跳，又退了一步，慌乱地摆手，想澄清她并没有恶意，情急之下却意外地跌进了玫瑰花丛。

这时一只修长的手臂立刻伸到了她背后，她还来不及反应，对方已经一把将她抱起，随之粗鲁地将她放在石椅上，以略带戏谑的口吻道：“既然有偷窥我心意的胆子，就该禁得起被发现的后果。我不过是大声了一点，犯不着吓成这个样子。”

他嘲弄的语调让琉璃更为窘困，她早该知道对方不是普通人，却没想到他竟然也有洞悉人心的能力。不知所措的她只能垂着头，第一次羞红了脸。

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会住这儿？”他毫不客气地勾起她的下巴，目光如炬地审视她。

她第一次被人如此近距离的胁迫。从小到大，因为她的特殊和安静，所有人都和她保持相当的距离，即使是对她有着满腔爱慕的艾西克侯爵，也视她为精致的水晶，不敢贸然地亲近她。

但是眼前意外遇上的男子，竟夹带着火焰般的霸气逼视着自己，令她像是被人捕捉到的猎物，无力逃开。

“嘿，不要怕，我不会咬人的。”他忽然轻笑出声，左手仍捧着她的下巴，右手却温柔地抹去她垂落的泪滴，袂着轻轻拂开黏在她发上的杂草和花瓣，和刚才的盛气凌人完全不同。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——”他低喃，具有魔力的眸子仿佛在诱惑着她，俊美的脸蛋一寸寸逼近。

“琉璃……”她知道自己终会屈服，即使他放软了声调，仍有令她不容拒绝的霸气。

“琉璃……透明的青石……”他嘴角扬起一丝笑意。正想开口说什么，一群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打断他，他温柔的眼神条地转为冰冷。琉璃再次发出冷颤，虽然知道他的怒气并非针对她，还是不由自主地想逃离这个神秘又危险的男子。

他看出了琉璃的畏惧，轻轻地挽起她的一束乌亮长发放到唇边印下一吻，看着她双眼缓声道：“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接着弯身在她粉嫩的面颊印下一记。“我们会再见面的，琉璃……”

他转身以极为潇洒的身手向花园出口奔去，留下心神不定的琉璃，楞楞地将手放在发烫的脸颊上。

当天晚上琉璃才知道他叫韩奇，就是那名新加入研究所、让艾西克着迷研究的神奇少年。

韩奇叛逆而且危险，是研究所的一枚不定时炸药，但是他高超的超能力使得科学家们爱不释手，每每冒着生命危险来探测他的能力。这个下午，韩奇一怒之下毁了实验室，伤了许多人，在逃走的途中跑进了花园，却在见了琉璃之后奇迹似地自行返回实验室，让随后追捕他的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琉璃知道，他是为了她而留下来。

这样奇特的男子，如果他要走谁也留不住的。琉璃在庭院沉思，想着这个下午所发生的一切，整个脑海中都充满了韩奇；他的忿怒、伤悲，他的嘲弄和不经意流露的寂寞……毋庸置疑的，他是第一个让她无法透视，也是第一个撩起她不安的人，这对她来说，到底是喜是忧？

“琉璃……你还不睡吗？”艾西克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她的身后，为她加上一件披肩。

琉璃的宁静让艾西克松了一口气，看来琉璃并未受到韩奇的影响。今天下午韩奇自动留下让他感到困惑，他以为是因为琉璃的关系，但是看到琉璃一如平常的沉默，他又不那么确定了。稍早在花园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“今天下午你受到惊吓了。”他靠近琉璃，仔细地观察她的表情。

她摇摇头不出声，任何发生在她身上的事，她都无意和艾西克分享。她一直无法和艾西克亲近，因为他的心机太过深沉，才令她一直想和他保持距离。

“我又在唱独角戏了！”他苦笑着。“你一直是这样，让我一个人自言自语，不肯和我说一句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该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正逐渐失去你……琉璃，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爱我？”

琉璃迷蒙的双眼掠过他身上，冷冷地起身走向窗前，抬头凝视满天的繁星，无言地下达逐客令。

“我不会死心的！我不会失去你的……”艾西克狼狈地对着她喊，最后充满怒气地关上房门。

“从来没有拥有，何来失去？”琉璃低语着。情感这种东西太恼人了，她无意也无心卷入其中。

琉璃和韩奇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两天后。她被仆人请去实验室，那天艾西克正好外出，而韩奇又在实验室大闹，扬言要拆了这个地方，除非他见到琉璃，令实验室的研究员心慌意乱；琉璃是侯爵的心中宝，如果出了意外谁担当得起？但是韩奇发狂起来的破坏力更吓人，这时适巧艾西克侯爵外出，研究员们因此冒了生命危险请琉璃来实验室。

她端坐在实验室旁的小房间，房内安装一片特殊镜面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实验室内的动静，而里头的人却看不到房间内的一切，这是研究人员为了保护琉璃而想到的方式。

显然，他们错得相当离谱！

她一走进这个房间，就感到两道目光停留在她身上。即使隔了镜面，韩奇灼热的目光还是无碍地找到了她。琉璃强自镇定，装作不在意地漠视他的视线，静看他在耍什么把戏。

韩奇对她的漠然不以为意，听话地接受研究员所安排的一切：脑波测试、念力测试等等，让研究人员着实松了一口气，只有隔壁的琉璃明白，这群人又是白忙一场，因为韩奇根本在敷衍他们，就像以前的她一样。

“我的表演你可满意？”测试完后，韩奇嘲弄的声音响起，他一边应付测验，一边对着琉

璃做心灵通话。

“不要不吭声！我让你看更有趣的。”话一说完，所有的仪器和电线瞬间着火，一时之间实验室的人皆乱成一团，而始作俑者则在一旁冷笑着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！”琉璃冲出房间，往花园的方向奔去。

韩奇是个疯狂的人，丝毫不在意他可能会伤到无辜的人，她竟然会以为这样的人是她的同类，她真是太傻了。琉璃又气又伤心地跑进花园，用力地拭去不自觉流下的泪水。

“你为什么哭了？”随后跟上的韩奇不解地看着抽噎不已的琉璃，伸出手想搂住她。

“不要碰我！你这个残忍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会伤人吗？”琉璃指控着。

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”韩奇冷不防抓住她的手，温热的气息一波波吹拂到她身上。“因为我不是任人摆布的白老鼠！”他对琉璃狂吼。“莫非你也和那群人一样，认为我的能力很稀奇、很好玩？你也认为我该乖乖地任人摆布？让他们在我身上插满无数的管子。我是个人，但是他们把我当人看了吗？”

他退开一步，冷冷地看着她满布泪痕的脸孔。

“收起你的眼泪，两天前我就是被它骗了才留下来的。但显然我是自作多情，你根本不需要朋友，只需要继续活在象牙塔里就够了！再见了！琉璃……我无法说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韩奇深深地看她最后一眼，同过身正准备离去，走了数步，却听见琉璃哭泣的表白：

“我……我不是故意要封闭自己的……只是……只是我一直不相信任何人，所以只好说服自己不需要任何朋友……”她的声音因哽咽而显得支离破碎，但是隐含的乞求同情却让韩奇停住了脚步。

他缓缓转过身，目光锁定在距离数步之远的琉璃身上。半晌，叹了口气走向她的身边。

“别哭了，我好象总是在惹你落泪。”他轻轻拭去琉璃脸上的泪珠。

“我不是有意拒你于千里之外的。”她哽咽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轻轻回她。

“我向你道歉……对不起……”琉璃第一次流露出真情。

“我接受。”韩奇态度已经软化。

“不要……请不要再生气地走开……”她作出请求，无法解释每当他要离去时，心中涌起的不舍和恐惧到底因何而起。

“好！我不走。”他眼中回复了笑意，用着无比珍惜的心情轻轻拥住她的肩。

“只要一靠近你，我的心就得到平静。琉璃，你到底有什么魔力令我如此？”

“我没有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习惯神游、封闭自己的怪人。”她套用韩奇早先的话嘲讽自己。

韩奇楞了一下，接着发出一串笑声，笑到弯下了身。

“这很好笑吗？”她有点生气，不明白自己的坦白为何换来他不停的狂笑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一时失控，”他伸出手轻握她的手掌。“你愿意接受我这个朋友吗？”

琉璃迟疑了一下，抬头望见他眸中的诚恳，终于慎重地将自己的另一只手放在韩奇握住她的手背上，露出了罕见的笑容。

“我愿意！”她肯定道。

下一刻她已经被韩奇高高举起，兴奋地抱着旋转。即使她感到头昏眼花，但还是觉得很快乐；因为她知道自己此后将不再孤独。身边有了一个懂她的人，那么，稍微地放纵自己，又有何不可？

等韩奇将她放下来，她喘着气道：“韩奇……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她道出了心中的疑问。

韩奇在她问到了自己的身世时变得深沉多了，而在对上她纯真明亮的眼眸后，他才转为信任和释怀。

他轻轻地放开琉璃，拉下衬衫一角，将他的背展露出来，在他露出的位置，有一枚火焰胎记。

“好特殊的胎记，像火焰般……”琉璃好奇地将手伸到他的背上抚摸。

“这是我们族人特有的胎记，有这个胎记的人代表传承了某种特殊的能力，也表示他是一族的继承人。”韩奇拉了她在椅子上坐下。

“因为很少人能传承完整的能力，大部分的族人都只有部分能力，比方说第六感，或者是短暂的心灵传话，一直以来，有着完整超能力的人就好像是传说一般，从未出现，直到我的降生。正因为如此，我的存在对其他族人来说反而是一种压力，我身上的火焰印记比所有人都来得明显，我的能力也强过所有人，造成了族中长老的惊慌，所以……”

韩奇流下了悲忿的泪水。“想得到继承位子的族人杀了我的父母，并将我赶了出来，不让

我当上族长，他们这样才能掌握权利和一切。”

琉璃听完难过得掉泪，轻揽住韩奇的肩说道：

“你从来都没想要回去吗？”

“我回去又能如何？即使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回属于我的位置，但族人看我那种恐惧又嫌恶的目光，会令我难受。我不明白，他们是我的族人，为什么怕我？我身上流着和他们相同的血液，我又不是怪物，他们却全都将我当成了妖魔鬼怪，一样的环境，我要怎么跟他们共同生活……”

“你不是妖怪，绝对不是！”她激动地为他辩白，这些事她是明白的。凡是和正常人不同的，人们总是管他叫做“异类”，对于异类，他们总是畏惧却又残忍地对待，她很早以前就明白了，因为她也是被归类成这种人。

“我已独自生活了好久，感到很累了。”他半跪在琉璃面前，埋首在她的膝上低泣道：

“我从没有好好睡上一觉，怕别人在我睡觉时攻击我，这种日子我过得好辛苦。”

“想睡就睡吧！我会在你身旁守着你，不让任何人来伤害你的。”她温柔地道，双手轻抚着他的发丝，像个母亲似地呵护关爱他。

“琉璃……在你身边我感到十分安心……”他低喃道。

“睡吧！我会守在你身边的……”

琉璃轻哼着曲子，伴着微风，韩奇首度在放松的状态下入眠，他泪痕未干的脸上挂着满足的表情，而琉璃秀丽的脸庞上则展现动人的柔情。

这一幕完全落入正巧回府的艾西克眼中。他伫立在花园入口处握紧双拳，指甲深深嵌入了掌肉中，但是他一点也没感觉，怒火烧得他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
琉璃竟然让韩奇接近她？为什么？他努力了这么久，呵护琉璃这么多年，她却吝惜给他一个微笑。但现在和韩奇依偎在一起，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，他不允许，绝对不允许……任何人将她自身边夺走……

艾西克强压住心中的炬火，快步走向回府。他心中计算着，不能再让韩奇待下去了。但在送他之前，他要先和他的研究员好好商量一下。谁要是想得到琉璃，就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。

当天夜里，艾西克一如既往地来到琉璃的房间。如果不是在下午见到琉璃对韩奇的态度，他真以为他的洋娃娃是一辈子都不会笑的。

此刻的琉璃还是显得十分沉静，但是不自觉透露出些许的温柔，他知道不是为了他。想到这里，艾西克的心狠狠抽痛了一下。

“你今天过得好吗？”他仍是有礼地开口。

琉璃像是自梦中醒来，朝他点了下头，仍是不言不语。艾西克倾身向前，半跪在她面前，低声道：“你今天去了哪？做了什么有趣的事？”他仔细观察她每一个表情变化。

“没有。”她摇头。

他若有所思的绿眸似乎在打量、研究她，令她浑身不自在。

“如果要你每天进实验室帮我，你可愿意？”他细长的手指轻轻覆盖上她的手背。

“为什么？”琉璃为了报答艾西克的养育之情，曾承诺绝不用超能力窥视他的内心，因此她好奇地问道。

“我听实验室的人说，如果有你在旁，韩奇似乎会比较合作，所以有此请求。”他温柔地道。

琉璃有些迟疑，但是一想到她可以借机多待在韩奇身边，也就不再推却。

艾西克闻言满意地向她道声晚安，便退了出去。一切都照着他的计划进行，只要他得到了韩奇的完整资料，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可以将他一脚踢出门外。

琉璃是他的！谁也夺不走！

就这样，琉璃每天皆随着艾西克前往实验室，而韩奇在琉璃的陪伴下果然十分合作，配合着做各种测验。只是他们都不知道韩奇其实在敷衍他们，他只用了一小部分的能力做测试，其余的心力都花在和琉璃做心灵沟通上。这是他们之间的小秘密，成功地瞒着所有的人。

“琉璃！每天跟在你身旁的那个外国人是谁？看他整天像守护神似地守着你，真是奇怪。”这天，实验刚开始不久，韩奇就带着戏谑的口吻问道。

“他是……”琉璃迟疑了一下，她还没告诉过韩奇，她在这栋侯爵府中的身分地位，而韩奇一直以为她也是被研究者之一。

“他是艾西克侯爵！也就是我的未婚夫。”琉璃用着心电感应回道。

“碰”一声，实验室的灯火及仪器霎时停摆！房间内再次陷入一片混乱及黑暗中，韩奇站在一片碎玻璃中，目光森冷地盯着镜后的琉璃，冷冰冰地开口：

“你觉得这一切很有趣吗？侯爵夫人。”

他失望的眼神让琉璃好难过，她从来没有过想伤害他的意思。

“韩奇，你听我解释——”她急切回道。

“省省吧！我真后悔认识你。看着我像只白老鼠被人实验，你应该感到很有趣吧？”

说完，如一阵旋风般冲出了实验室。

艾西克接获通知，连忙赶了过来，只看见满目疮痍的实验室及一旁泫然欲泣的琉璃。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琉璃，你受到了惊吓，先回房休息吧！”艾西克体贴地派人送她回房，自己则留下来了解状况。

琉璃在房间内哭了好一会儿，决定出外找寻韩奇。无论如何，她都要找到韩奇解释清楚。

她主意打定，想向门外走时，一道人影迅速地从窗户跳入。

来者正是刚才从实验室跑开的韩奇。

“韩奇！你没有走，太好了。我好担心你——”她话还没说完就被韩奇抓住，用力地逼到墙边。

他的黑眸此刻只有忿怒和嫌恶，俊脸阴冷得可怕，他两只手牢牢扣住琉璃，似乎在盘算着要怎么报复她。

打从在花园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被琉璃所吸引。或许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！她有一股让他平静的魔力，可是她竟然是艾西克的未婚妻？那个把有超能力的人当作实验品的艾西克的未婚妻？他被她愚弄得好惨，竟然还想把她当成知心的朋友？她和艾西克一定联手在暗地里嘲笑他。

“我好恨你……”他痛苦道，被族人逐出的痛都不及被琉璃背叛来得深。他第一次全心全意爱上的人，竟然是个骗子。

“韩奇，请听我说……”她忍着身上的扭痛，拚命想解释。

“你不如用更具体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歉意吧！”他刷一声扯碎了她的上衣，粗鲁地将她推倒在床上。他现在只想狠狠伤害她，要她也尝尝痛苦是什么滋味。

琉璃吓坏了，拚命挣扎却躲不开他蛮横的吻。他的吻充满狂野及怒气，狠狠地发泄着——直到韩奇褪下了自己的上衣，才发现琉璃的唇溢出了血丝；她双眸紧闭着，泪水早已沾湿了枕头。见她一副受尽委屈的脸，他竟狠不下心来伤害她。

韩奇重重地睡打着床铺，咒骂着自己。琉璃睁开了眼，泪眼婆娑地拉着他恳求道：“求你不要生我的气，我……我只有你一个朋友，不要离开我。我不要孤单一个人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韩奇起身想狠下心离去，却又不忍丢下哭泣的琉璃，只能重重地撞打着墙，发泄心中难以控制的怒火。

琉璃开始说明自己和艾西克的关系：她是如何从一个被收养的小孩转变成准侯爵夫人。

“这都是真的……我只是……一直找不到机会和你说个明白，你一直在生气，我才会一直没告诉你，对不起……”

琉璃频频用手拭泪，因此没有发觉韩奇在听完话后温柔的表情。

他缓缓走向床边，叹了口气道：

“我相信你。”

“噢？”她猛然抬头，表情既惊又喜。

韩奇不生气了！她满是泪痕的脸绽放了笑靥。

“抱歉，我总是惹你哭。对不起！”他蹲下来搂住她，轻抚她的发丝。

“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。”她放下一颗心，抓住他的手，心疼地看着他红肿的双手。

“这都要怪我太过于冲动。”他的手轻抚琉璃唇边被他咬破的伤痕。

“我们是朋友，不该再互相伤害。”她淡笑。

“你真的只当我是朋友？”韩奇眼眸一闪，好奇地问。

“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们会是无所不谈、互相支持的伙伴！”她偏着头说。

韩奇轻笑出声，俊脸靠近她的脸，低喃道：“可是我想要的更多，不只是朋友，还要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一生的伴侣……”随即覆上她的唇。

半晌，他离开她艳红的唇瓣，微笑着问琉璃：

“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”

琉璃露出了一个顽皮的笑容，倚在韩奇的胸前道：

“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引起我关心的人吗？虽然你总是在生气，总是让我紧张，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埋怨过，这种现象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哪里奇怪了？”他一边听着琉璃说的话，一边吻着她。

“所以我刚才想通了一件事。”她若有所思道。

“什么？”他心不在焉地应着，继续轻啄她的粉颈。

“也许我爱上了你，才会让你如此为所欲为。”

韩奇呆住半晌，不敢相信琉璃会说爱他，她是那么难以动真情的女人，然而她却向他坦白了。

他又笑又叫地再度扑向她。

那一年琉璃十八岁，遇上了改变她一生的韩奇。在微风轻拂的午后，她对韩奇许下了诺言，成为他生命中的伴侣。

03 往事如烟

韩奇知道琉璃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来接受这一切，他温柔地将手圈着她，用眼神示意希罗和绛纱在身旁坐下。

“为什么封住了我的记忆？”琉璃在他怀中问道，口气明显地有些怒意。

“因为我想要你平静地度过这二十年。”他用着平静的声音。

“你又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？”她不敢相信韩奇已经霸道到这种程度，竟然封住了她二十年的记忆，只因为他觉得这对她来说最好。

“当年的事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？”绛纱急忙插嘴道，因为她感到母亲的不悦，她可不想才刚团圆的一家人，又马上吵吵闹闹。

“既然家族全员到齐了，是该揭开秘密的时候了。”韩奇顿了一下，眼光充满感激地望着风长老。

“你们应该已经知道我和‘青龙神社’有某种关联；事实上我原本是继承者，因为族人近十年来几乎已经没有人承袭到完整的超能力，所以一旦被发现了反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。青龙神社的三大护法：风、水、火中的风长老是唯一支持我的人，他暗中地跟踪我、保护我，一直到艾西克的事件，他都在默默尽心力。”

“就是你救走爸爸的？”绛纱崇拜地看向风长老。

“要继承一个宗族，需要有相当的能力，我所遭遇的一切亦是继承前的磨练，风长老打算等我够成熟后再接我回去，没想到生下你们后，我的能力却完全转移到你们身上了。”他笑着看向两人。“这完全出乎风长老的意料，因此他将目标转到了希罗身上，他先将我和琉璃救出，把我们安置好，而后才告诉我这个计划。”

“接下来由我说吧！”风长老接口道。“青龙神社的确需要有能力的人来继承，大部分的人只具有少许的超能力，但是却用在胡作非为上，我阻止不了他们，只好继续寻找真正的继承者，后来我找到了，就是希罗，”他转向希罗，续道：“你身上拥有的能力结合了韩奇和琉璃的，所以我一直在暗中帮助你，希望你日后能回来继承一切。”

“这些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？害我们一直以为父母已经遭到毒手了！”绛纱嘟着嘴抗议道。

“我说过，要当上继承者是需要很长时间磨练的，希罗表现得相当好，因此青龙神社欢迎他回来继承。”

“那为什么又要我回来？你们不是不要有完整超能力的人？”韩希罗仍感到疑惑，当初赶他走的是族人，现在要他回来的也是他们，太矛盾了。

“我和其余长老讨论过了，青龙神社目前难有突破，大家也希望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来领导。”风长老望向希罗，期待他的答复。

“父亲大人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你已经大了，该怎么做自己可以决定。”韩奇不作正面的响应。

韩希罗沉思不语，他的确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。

风长老看着他，他非常希望希罗可以回到族里。他能力高，而且够冷静够聪明，青龙神社一族能否再复兴，就靠他了。

“我需要时间考虑清楚。”希罗慢慢回答。

“可以，我有相当好的耐心，我不打扰各位了。你们在青龙神社是贵宾，待会儿有人会带你们去休息的地方。”风长老点点头后告退。

“妈妈，我带你到处走走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”绛纱拉起琉璃，愉快地往花园里去。

希罗则和雷氏兄弟待在原处，和韩奇聊了起来。这二十年来韩奇偶尔也会收到风长老传来的消息，知道儿女身边有三个出色的年轻人在帮助他们；如今见了面，他也对他们有了极佳的印象。对于绛纱的未婚夫雷廷霄，更是满意得很。

花园一角的琉璃和绛纱，正谈着母女悄悄话。

“你一转眼就这么大了，这些年有没有怪我没照顾到你？”琉璃轻抚绛纱的脸，眼中含着泪水。

绛纱轻笑着摇头，开始述说在雷家是如何的受到保护和宠爱，最后面红耳赤地说出自己 and 雷廷霄早已订婚的消息。

“是雷家的孩子，那一定很优秀。”琉璃开怀地笑了起来。

她的女儿已经长大了，她真的感到好欣慰，感谢雷浩天将她照顾成这么活泼出色，她实在太高兴了。

“妈咪，你会责怪爸爸的决定吗？”她想到韩家的男人还不是普通的霸道。

“我真的很生气！他总是当我是个易碎的瓷娃娃——”明眸忽地柔情似水地。“但是我还是会原谅他的。”口气充满着爱意。

绛纱会意地点点头，并开始加油添醋地形容三年前希罗是怎样将雷廷霄拐走，骗了她三年的事。希罗也是同父亲一样说了句：“这是为了你好。”害她找不到理由责难他，真是气死人。

“韩家的男人全是一个德性，要改也改不了。”琉璃叹口气，没想到她的儿子也遗传了这种霸道的性格。

“不过妈你放心！等希罗有天碰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时，就轮到我要整他了！”绛纱哈哈一笑，得意洋洋地说出她的诡计。

琉璃这时才发现，自己竟生了一个调皮的女儿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在神坛前那个自称为水灵的女人来访，她要领众人去休息，但她一双眼睛片刻也没离开过希罗。在走向休息处的路上，绛纱不断地翻着白眼，大概是受不了水灵高八度的娇笑声，简直令她感到恶心又做作。

等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她终于忍不住出口埋怨道：“你觉得那一个女人漂亮吗？”

绛纱一脸酸意地问身边的雷廷霄，他自从见到那个名叫“水灵”的女人，就开始陷入沉思中，令她相当不悦。

“就是那个妖艳的女人，水灵呀！这个名字和她一点也不配。”尤其是她那一双勾魂媚眼，完全只注意着她身边的四个俊美男子，竟然当她是透明的一样。

“那个女人呀！”他长长叹了一口气。“事实上我觉得她对希罗一副很有兴趣的模样。”

“你倒是看得很清楚喔！”不过是短短的十五分钟，他连对方的企图都摸得一清二楚，一定有问题！绛纱一双大眼已快冒出火花。

雷廷霄笑了笑，非常清楚她在想什么。“你不觉得她很美？艳丽中带着邪气的美……”他好笑地看着绛纱僵硬地直摇头。他最近特别爱逗她，想必是受了土杰的影响。

“只可惜，她的目标是希罗……”他煞有介事地叹气，一双手已经预备好要抓住她。

果然绛纱气愤地欲站起身，却被早有准备的雷廷霄一把搂住，低头给她一个甜蜜的热吻。

“我说亲爱的未婚妻，你越来越不懂得幽默了……”他笑嘻嘻地轻啄她晕红的粉颊。

“你最近很爱欺负我喔！这个习惯很不好。”绛纱叹了口气，全部的人都任由她搓圆搓扁，只有雷廷霄握有免死金牌，每次都没办法对他生气。

“承让承让……”雷廷霄笑着回答。

“你真的觉得她对希罗有企图吗？”绛纱皱着眉问，她一点也不喜欢水灵。

“就算真的有，我想希罗也不会心动。”

绛纱这才笑开了脸，她就知道希罗的眼光没有那么差。“嗯！希罗的眼光一定很高，要找到心上人难矣。”

“那倒未必。”雷廷霄神秘一笑。“你记不记得在赌城那个杀手？”

绛纱点头，那个女杀手又冷又酷，明眸中带有寒意又有着深深的悲伤，是一个让人好奇的女子，希罗会喜欢那种女子吗？

“希罗有机会抓住她，但是他竟然让她走了，你没想过是因为什么？”他暗示她，这可不是希罗的一贯作风。

“或许希罗不想断了线索，故意放了她好引出幕后主使者。”

“我和希罗相处了三年，我明白这不是他的作风。希罗看起来善良体贴，他对敌人却从不手下留情。这一次他却破例放走那个女杀手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希罗对她动了心！”

“如果你是希罗，你会喜欢谁呢？”绛纱语带双关地问。

他淡淡地一笑，这个小妮子又给他出题了，而且是一个烂题目。他微微低头，黑眸闪着迷人的邪气。“我只要我的小新娘，至于希罗他喜欢谁我都举双手赞成”——只见她双颊染起诱人的晕红。

“你越来越像一个标准的浪子。”她故意抱怨。

“你不喜欢吗？”他用低沉的嗓音诱惑着怀中的小美人。

“喜欢……但是只可以对我一个人说。”她强调道。

“遵命，娘子。”廷霄反身覆在她身上，给她一个热烈的拥吻。

神坛后的小房间内，水灵和一名年轻男子忘情地拥吻，男子喘着气道：“一切已经遵照你的指示，现在外头几乎都相信‘烈焰’是韩希罗了。”

“很好！如此一来他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！”她笑道，奖励地贴紧对方。

“水灵，我要你！为了你我愿意做任何事。”他急切地想扯下她身上的单薄衣物。

“包括你的命吗？”她双眼顿时转冷，一把刀已经无情地刺向对方的胸口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……”他睁大了眼，脸孔扭曲着。

“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你当‘烈焰’？你只不过是希罗的替身，一旦你死，‘烈焰’就真正是韩希罗了，你只不过是多余的！”

“你好狠——”他咒骂了一声，接着不支倒地。

“谁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！”她得意地大笑。

这时房门被匆匆打开，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人跑了进来，看到地上的尸体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又杀人了？”对方惊叫出声。

“因为他对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”她冷冷道。

“他毕竟也帮过你不少忙，何必……何必呢？”他频频摇头叹息。

“哟！看是谁在说话？你自己不也一样，仗着神权骗财骗色，还笨得让人怀了身孕！要不是我把她搞疯，看你今天怎么收场。水长老，或者我该说——父亲大人，我们骨子里流的可是一样的坏水。”

“你……唉！”他无奈地瞪了自己的女儿一眼，不再言语。

“我会抓住韩希罗，成为他的妻子的！”水灵胸有成竹道。

“他看来不是这么容易屈服的人。”水长老提醒她。

“你等着瞧吧！这死人冒充韩希罗作案已久，现在他一死，韩希罗要向谁证明他不是青龙神社的‘烈焰’？他这辈子注定要在青龙神社受我摆布，哈哈哈……”她为自己天衣无缝的计谋感到十分得意。

水长老不再说话，知道水灵一旦下定了决心是绝不会放弃的，只希望韩希罗真如是她所想象的这般容易受控制就好，否则还不知会惹出什么样的大祸。

晚餐时刻，水灵换上一套露背低胸的礼服，风情万种地坐在长桌旁女主人的位置，更将希罗安排在对面的上宾席。

同桌除了韩氏兄妹及雷氏兄弟外，还有风长老、水长老。

“这是特别为你办的接风宴，希罗，你还满意吗？”她媚笑道。

希罗瞄了一眼一旁默不作声的长老们，觉得他们的神色有点诡异。

“你知道，为了等你回来，我每天祈祷着。一直保有纯洁的身心想献给你呢！”她开始大胆地调情。

“噗”一声食物从雷士杰的口中喷出，他红着脸道歉，一双眼则贼贼地瞄向希罗。

这家伙竟然完全无动于衷，表情依旧。他不禁佩服起希罗冷静的本事。

绛纱则是因为憋笑而胀红了小脸，雷廷霄示警地捏了她大腿一把，她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低下头，但肩膀仍忍不住抖动着。

“事实上，我和朋友们打算明早离去，至于继承一事，我仍在考虑。”希罗提出了他的意见。

“什么？”风长老讶异极了。

“有些事我必须先处理一下，我会留下联络的地址。总之，等我考虑一段日子再说。”

“但是你们一家人团聚，一下子又要分开……”水灵想用亲情来挽留他。

“不劳费心，我的父母傍晚时已经离开了。”希罗淡淡一笑。

“他们离开了，为什么？”她大惊，深感手上又少了一张王牌。

“见到我和绛纱是他们唯一的心愿，既然已经见过，他们想回到平静的生活，大概又四处去游山玩水吧。”希罗眼中充满羡慕地说，父母之间的浓情令他向往不已。

风长老笑了笑。这个精明的孩子，先将父母送走，青龙神社的人就没有把柄可以威胁到他，这一招可真高明。

“我先失陪了！”水灵顾不得形象，脸色不悦地起身。

绛纱暗中叫好，少了恶心的“八爪女”，她才有心情享用美食。

“水长老，你看来很沉默，有心事吗…”希罗转向他。之前他曾听风长老提起过这个人，看来懦弱却是专门敛财的小人，据说十多年前还闹出了一件大事。
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他不敢直视希罗正直的眼睛。

“你何不从十八年前那件事开始谈起呢？”倘若真要他继承大业，他也要完全了解青龙神社之前做过些什么不法的事。

“没有……我没有……”他惨白了脸直摇头。

“他看上一名信徒，用迷幻术骗了她以致该名少女怀孕，那时候我人虽在国外，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。”风长老怒喝道。“你何不告诉少主你是怎么处理的——将她弄疯以后，再用权威镇压住真相！”

“荒唐！”希罗站了起来，这就是风长老口中常提到的，运用超能力胡作非为，简直太过分，令他无法忍受。

“少主，原谅我！”他乞求着。

“那名女子呢？”希罗想知道对方的下落。

“我……我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他隐瞒了事实。

其实他和水灵早已查知对方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名叫君盈然。但是他怕希罗知道。一旦被希罗找到，人赃俱获下，他可真的就完蛋了。

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希罗的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我的计划不变，明早就离开。”

众人没再多言，在沉默中用完这一餐。

夜里，一条人影快速闪入希罗房间，正是穿着薄纱的水灵。既然留不住希罗，她倒想试试美人计，从来没有人能抗拒她的魅力。稍早，她曾特别将希罗的房间和其它人隔开，为的就是想找机会潜入。

才一进门床上的人就被惊醒，不过醒过来的是雷廷霄，而不是希罗。入睡前正好希罗有事要和绛纱谈，所以和雷廷霄换了房间。雷廷霄以为是绛纱又作了噩梦，开口笑道：

“真受不了你，又作噩梦了吗？”

直到来人扑向他，他才发现来者并不是绛纱，因为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水味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生气地推开对方，打开了电灯。

水灵和他同时愣住，但她随即妩媚地笑了笑，今晚运气还不算差，雷廷霄也是个不同凡响的俊男，尤其是他赤裸上身的样子，更显得性感无比。

“我——是来找你的。”她话锋一转，用着娇媚的口气道。

“请你自重。”他心中清楚她是找错了人，原本应该是要偷袭希罗才对。

“你不可能真的喜欢那个小丫头的，论女人味，她怎么比得上我呢？”她不屑道。

“你这个臭女人到底想做什么？”门砰一声被打开，绛纱怒火冲天地站在门口处。

她在和希罗谈话时，他忽然提醒她道：

“你今晚最好去守着你的雷廷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一时还未反应过来，眨着眼问。

“反正我警告过你了。”他故作神秘状。

绛纱越想越不安，立刻跑过去看，果然撞见那名妖艳的女人在房里。

“唉哟！你来啦！”她冷冷睇了绛纱一眼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“绛纱，别胡思乱想。”他站起来搂住胀红脸的未婚妻，他清楚她是一个小醋桶。

“如果我晚到，搞不好你就失去理智了。”她怒目瞪视他。

“你这么不相信我？”他笑着抱住她。

“你真叫人不放心！我以后可要小心一点。”绛纱心中燃起了斗志。

“未婚妻大人别闹了，我们可以睡觉了吗？明天还要早起呢！”他拉住绛纱往床上躺。

“你刚刚有没有做出对不起我的事？”她仍不死心地追问。

“没有。”他发誓道。“她身上的香水熏死人了！我只爱你淡淡的体香。”

“算你聪明。”她满意地点点头，安心躺下。

雷廷霄看着她入睡，心想：还忘了向她提到一点，除了浓郁的香水味外，水灵身上还有股血腥味道。这个女人一定有问题。他明天得告诉希罗这一点，有一双夜叉般眼睛的女人，都是噬血的，对她千万不能大意。

隔天他们来到了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饭店。一切安顿好后已是晚上。希罗独自走在街头，心中一直忘不了在赌城被认作是“烈焰”的事。他来美国也才不到两个礼拜，是谁背着他在进行阴谋？或是整件事只是个误会？

漫步在纽约街头，不知不觉经过一间房子，斑白的招牌上写着“爱心孤儿院”。他走累了，在前方石椅上坐下，不料却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正是在赌城遇到的女杀手。

她穿着便服正在替院童们搭建城堡，眼神有着难得一见的温柔，希罗几乎以为自己认错人了！但是她那双清澈的眼眸却怎么也骗不了人，不由自主地，他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有几种面貌。

他藏在黑暗中观察她，看她细心地处理着琐事。等所有的孩童进屋时，更从口袋拿出一个布袋给一旁的中年妇人道：“这是这个月的伙食费！快收好。”

笑着看所有人进屋之后，她才又换上黑色皮衣，恢复原先冷凝的表情，骑上机车，如子弹般冲上街。

希罗这才从角落中站了出来，望着这个谜样女子的背影，或许 he 可以从她身上得知有关“烈焰”的事。

接连好几天，希罗都去孤儿院等那名神秘女子，而她却一直没有出现，不过希罗也没有因此而放弃。

几天后，他已经从小朋友口中探知她是孤儿院长大的姊姊，离开后还不时回来陪他们，及带来好吃的东西。

忽然有阵摩托车声在他身后响起，他警觉地转身。

“韩希罗？”她叫住他，目中有着冰冷的杀气。“你来做什么？想对无辜的小孩下手？”

“你们先去玩，我有事和姊姊说。”希罗挥手要小朋友们先离开。

“你是来自首的吗？”她用着嘲讽的口吻。

“我不是烈焰，既然有人想冒充我，我自当有义务熟知一切，以获得清白。”

她看着他一双黑白分明的深邃瞳孔，心想：莫非我真的弄错了？

“我会一直待在纽约直到找出真相为止。”他拿出一张名片给她。“这是我住的地方，欢迎你来访，我不希望一直被人误解，我或许有多重身分，但绝对不是烈焰。”

“你在玩什么把戏？”她不解地望着希罗。

“只要有任何需要和困难，记得要来找我。”他诚心表态道。

“只要你不是烈焰，我就不会去烦你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他唤住欲离去的对方。

“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？”

“伊莎贝拉。”她头也不回地说。

“不，我要你的真名。”希罗笑道。

她猛然回头，注视着他那双美丽的黑眸，不由自主地回复：“君盈然。”

说完骑上了摩托车，飞快地离去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希罗在纽约展开了调查。不过引起他兴趣的，还是那名叫作君盈然的女

子。

她神秘和落寞冉冉吸引着他，令他想探索她的一切。希罗总是偷偷在每一个她可能会出现的角落等待，他见过她对孩童的爱心，也见过她在夜晚无声的哭泣。然而，最常见的还是她 using 那张冷凝的脸，嘲讽似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。

她到底有什么不堪的过去？希罗对她愈来愈感兴趣了。

伊莎贝拉再度骑上她的机车出任务，韩希罗的事她完全查不出头绪，连吉姆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“烈焰”。她懊恼地将此事暂时搁在一边，今晚她有了新的任务——一个叫“迪克”的杀手，是她今晚的目标。

她飞快地骑着车，忽然一阵莫名的心悸，让她全身起了冷颤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她猛地煞车，这一定是什么预兆，她想起了母亲，这世上她唯一的亲人，脸色瞬间转白，莫非是她出事了？

伊莎贝拉马上掉头，以极速飚车回家。母亲是她生存的精神支柱，如果她出事了，她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……

04 青龙神社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深夜里，狭窄的巷内传出了心碎的吼叫声，君盈然双手沾满了鲜血，冲出疗养院。

她今晚正在执行任务时，忽然莫名地感到心悸，急忙丢下一切，骑上机车火速冲到疗养院中，但是一切都太晚了，疯了十多年的母亲已经割腕自杀。只留下一封遗书写着潦草的几个字：我从未后悔……

君盈然手上沾满了母亲的鲜血，失魂落魄地走出屋子，漫无目的地一直走。她只觉得好累好累。

从有记忆以来，她就知道自己和其它孩子不一样——没有爸爸，妈妈是个疯子。从小到大她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玩耍，一个人上学，一个人躲在墙角无声地哭泣。

那些所谓的亲戚视她为蛇蝎。她从小就被送进了孤儿院，环境逼使她比一般孩子更早熟。小小年纪便成了绰号“猎人”的清洁夫，成日游走于大街小巷中抓逃犯，以换取巨额的奖金。

“猎人依莎贝拉”不到一年就打响了名气。因为她不怕死，够专业，因而也成了纽约警局的常客。大家都讶异她的年轻，却从未有人敢低估她的能力。

君盈然领来的奖金几乎全用在母亲的医疗费上。虽然她从未真正清醒过，但是近两年来她已经有进步，偶尔会认出她，对她露出怯怯的微笑。

君盈然不知不觉来到一家饭店门口。这个地方她好象来过，她皱着眉回想着，可是头好痛……什么也想不起来……

“君盈然！”有人在唤她，声音充满了惊讶和喜悦。她微微苦笑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高兴看到她的人了，这一定是她头痛所产生的幻觉。

呼唤声越来越近，她想回头却没有力气，最后身子一软，跌进了无声的黑暗中。她累了……真的好累……而且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的必要了……

“妈妈……”君盈然在梦里看见了母亲，母亲怜爱地看着自己，伸手抚摸她的脸。那么地温柔，那么地小心翼翼，这是她盼了一辈子的事；妈妈的痛好了，温柔地看着她，她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？“盈然，你真像我。”还是“我的盈然长大了。”不管什么都好，只要妈妈醒了，她马上会辞去工作，带妈妈天南地北地游玩，让她看看这个世界……

她微笑地想伸出手搂住母亲，但是她却越飘越远，而且慢慢拿出一把刀，毫不犹豫地往手腕划下，露出了凄凉的微笑，说着：“我从未后悔……”

“不要！”她大叫出声，醒来后满脸是泪水。

君盈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，而且是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。她知道自己应该谨慎，

毕竟她也有不少的敌人，但是她此刻却懒得动一下，如果有人要她这条命就拿去吧，反正她都不在乎了。

“你醒了，我叫韩希罗来，你不要动喔！”一阵甜美轻脆的女音自门缝中传入，然后门碰一声再度被关上。

君盈然哑然失笑，她根本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，同时她也想起了这里是哪里，以及为什么她先前会觉得这间饭店很眼熟，原来这是韩希罗在美国落脚的地方。她曾经为了调查他，在这附近埋伏了一段日子。

为什么她会无意识地往这里走？连自己也不清楚。韩希罗是她努力想回避的人，因为他那双洞悉人心的黑眸，既美丽又迷人，仿佛可以看穿一切，连一向冷漠的她，都不自觉迷上那一双黑眸。韩希罗对她而言是一个危险人物，但是，他为什么要救她呢？

仿佛要响应她似的，不稍片刻希罗已端着一碗药汤开门进来。不顾她的冷漠，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，将药递到她眼前。

“吃药吧！你的烧刚退……”他温柔地说着。

“不用你多管闲事。”她咬牙道，她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关心和同情。

“这碗药我花了不少时间煎熬，不喝太可惜了。”他仍然好脾气地说。

“你可以带着这碗药下地狱去，我不会喝的……”她恶狠狠地回他。

希罗不说话，将药放在桌上。

君盈然斜眼瞄他，看他站了起来，不禁得意一笑，看来他识相地要离开了。这个想法才浮现，希罗已经一把扑向她，拿起布条将她双手牢牢绑在床头。

“韩希罗！”她双眼闪着怒火。“你这个该死的下流胚子！”

“没有人教过你要对救命恩人心存感谢吗？”他笑得得意。

“我要杀了你，放开我！”她奋力挣扎，用目光瞪视他。

“要杀我也要先将身子养好。”希罗笑着想喂她吃药，君盈然倔强地扭开头，顽强地抵抗。

“君盈然……”希罗威胁道。“你想要自己吃，还是要我一口一口用我的嘴喂你吃？”他得意地看她用着火辣辣的眼神瞪他，一张俏脸不知是害羞还是被他气红的，极为迷人。

“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事付出价的！”她终于肯吃药，但仍不忘威胁他。

“我已经在付出代价了……”他淡淡一笑。从他被这个脾气坏、一身是刺的孤傲女子吸引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在付出代价了。明知她对自己没有好评价，还是断不了对她的痴迷。

当他在窗口看见君盈然时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一身是血泪，孤单地站在那，像个迷路的孩子。他告诉自己不能放她一个人孤单站在那哭泣，于是救起陷入昏迷的盈然。

“药我吃了，可以放开我了吧！”她大吼，唤醒陷入沉思的希罗。

“现在乖乖地闭上眼睡觉，药性才可以发挥。”他像个医生般叮咛。

“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好管闲事。”她忍不住抱怨道。

希罗走向床前，望着她疲倦的神情，知道药物已经发挥效力。他俯下身子跪坐在床前，温和地开口道：

“我很开心你还记得我说过话……”

“什么……”她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，希罗漂亮的脸孔在她眼前越来越模糊。

“记不记得我说过，只要有任何的困难和烦恼——”希罗在她耳边低喃着。

“都一定要来找我——”君盈然下意识地接了后半句，接着沉沉睡去。

希罗笑了。或许她还没忘记，所以才不自觉地来找他。他知道她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才会半夜来找他。

“盈然……”他柔情万千地唤着。

“嗯……”她昏昏沉沉中应了一声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好高兴你来了，谢谢你试着相信我。”他在君盈然的额头印下一吻，就这一吻，他下定决心不会再让君盈然离开他身边……

午夜，君盈然再次被噩梦惊醒，她满身是汗地哭着醒来，才发觉自己还在饭店的房间里，她冲到浴室发了狂似地用冷水冲洗身体。

她受不了，真的快发疯了！只要一睡着就梦到浑身是血的母亲，不管她如何的哭喊乞求，母亲还是毫不犹豫地一刀划了下去。这是她永远也忘不了的梦魇。每每梦到此，她就会惊醒，但是醒了又如何？她连在世上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人都失去了，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？

君盈然木然地换上自己的衣物，她现在什么事都不想再想，只想狠狠地放纵自己，喝个烂

醉也好，或许找个理由让自己狠狠打上一架，只要能让自己遗忘所有的事，就算是下地狱她也不在乎了！

君盈然再次骑上她的机车向前冲，脸上只有“依莎贝拉”式的冷酷，今天晚上，“猎人”要彻底疯狂……

“该死，她又走了！”希罗一大早来到君盈然的房间，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。他不停地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，不该如此放心地留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。

希罗知道君盈然一定是受了什么重大的刺激，才会魂不守舍地来找他，她是那种凡事都憋在心里的顽固女人，以她这种激烈的个性，现在只身在外，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。

希罗再也无法坐以待毙，君盈然既然在最无助的时候找上他，他就绝对不会置身事外。他留下了纸条给绛纱，接着直奔纽约警局。

纽约警局今天异常地忙碌，因为一大早就来了一个身分特殊的人物。当他亮出了国际特务的执照时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因为持证件的男子不但很年轻，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男子。他面色凝重地要求见局长吉姆，众人开始议论纷纷，不知道纽约发生了什么大事，需要动用国际特务。

“原来这就是你真正的身分！”吉姆在办公室接见韩希罗，很感兴趣地翻看他的证件。

“这是英国政府颁发的，平常很少使用，今天是因为事情紧急。”韩希罗神情严肃道。

“难怪，以‘猎人’的身手不可能抓不到‘烈焰’，除非你比‘烈焰’还要高明！”吉姆笑道。难怪依莎贝拉绝口不提上次失手的事，只是淡淡地用“搞错人”一语带过。

“你果然认识她。”希罗松了一口气。“猎人现在在哪里？我希望能见她一面……”

“你找她有什么事？”吉姆心想，如果她惹上了国际特务，事情就闹大了，凭他一个小小的局长，很难保证能保得了她。

“你误会了！我很担心她。”希罗停了一下，他直觉地认为这个叫吉姆的人能帮他，因此他全盘说出。“昨天她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昏倒在我住的饭店门口。我收留她一个晚上，不料一大早人就不见了。”

“你很在乎她？”吉姆眼角含笑地看着希罗，对方的关心和焦急溢于言表。

“你知道她现在在哪？我怕她做傻事。”

“好吧！我帮你查……”他飞快地从抽屉取出一个小型的接收器。“她总是不按牌理出牌，所以我在她的机车上装了一个追踪器。”

希罗跟着他步出办公室，想着待会儿非要好好教训她一顿不可。

“吉姆，西区有状况！要不要去一趟？”一名警员大叫着。

“什么状况？”他皱着眉问，据仪器显示，依莎贝拉也在西区。

“好象是绰号‘野兽’的艾略特在那里出现！”对方回道。

“该死！派五辆车跟我来。”吉姆大吼，回头对着希罗说：“这就是我最不喜欢她的一点，哪里有危险她一定嗅得到。”

希罗一张脸变得惨白，如果她没事，他也会好好教训她一番。自从和她相遇以来，他整天都在为她担心受怕，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，这个天杀的顽固女人，真该死！

“猎人”耐心地等待她的猎物。她昨晚在酒吧里遇见了“野兽”艾略特——警局悬赏十万美金的杀手。她已经跟踪他整整一个晚上，见着他带一个女人上宾馆。她微微冷笑，等他从温柔乡里出来，就是他的末日了！

“猎人”从未失手，因此她网开一面，让他快乐地度过最后一夜。

半晌，艾略特一脸满足地踏出了房门，她灵敏地翻了个身，隐藏在阴影之中，伺机而动。

“不要动！你已经被包围了！”正当君盈然想有所行动之际，忽然出现了一批警察，顿时人声警笛同时响起，团团围住这间旅馆。

“该死的吉姆，又来坏我的好事。”自烈焰的事件之后，吉姆常有意无意地阻挠她的生意，就像现在一样，带了一大票的条子坏了她的正事。

她冷哼一声。艾略特是她的猎物，谁也不能抢走。君盈然慢慢向后退，安静地潜回停放机车的地方，打算来个偷袭。既然吉姆想抢她的生意，就不要怪她不讲职业道德。

正准备离开的艾略特发现自己被包围，又迅速冲回屋内，不久后押着跟他一同进来的女子走出来，用枪抵着女人的脑袋恶狠狠地大吼：“不准过来，你们一动我就毙了她！”

他一步步地走下楼梯，神色凶恶地盯着警员。“快滚！你们想要这个女人死吗？让开！”

他逐渐向前，警员们则慢慢地后退。

“你有看见‘猎人’吗？”希罗小声地问吉姆。

当艾略特返到自己的车子旁，正要开车门的时候，一辆机车突然从巷子窜出来，艾略特情急之下开枪猛烈射击，机车骑士将前车轮腾空，前轮朝他头上碾了过去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骑士将艾略特身旁的女子用力推开，因此整个车轮只压着艾略特一人，他口吐鲜血，再也不能动弹。

警员们傻住半天，才跑过去，想将艾略特带上手铐。

“不准动手，他是我抓到的！”骑士冷冷道，眼睛犀利地盯着后方的吉姆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和我抢生意的？你不觉得老是喊‘不要动’蠢吗？而且——据我所知从来就没有生效过。”君盈然脱下安全帽，嘲讽地笑着。

“你总是叫人替你捏把冷汗。”吉姆想到刚才的一幕，倒抽一口气，尖叫道：

“依莎贝拉，我给你的防弹衣呢？你竟然没有穿它，还逞英雄地冲向罪犯！”他已经到失控边缘了。

“穿防弹衣行动不方便。”她仍无动于衷。“这个人你带走吧，有空我会去领赏金的！”君盈然摆摆手，重新发动车子。

“逮捕她！”吉姆冷不防冒出一句，两个警员立刻将错愕的君盈然抓下车。

“吉姆！你搞什么鬼？”她怒不可抑地吼他。

“你是国际特务悬赏的要犯，现在我受命逮捕你。”他按住自己的胸口，平抚住心情道。

她果真出事了。现在的她眼神充满沮丧，君盈然是真的想死，不然她不会什么防备都没有就来抓人，而且不顾危险地往前冲，她这样不稳定还是带回局里好。韩希罗如此做完全是为了她好。

“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国际特务！吉姆！你要去哪里？”她不可置信地看着吉姆径自钻到一辆警车上，车子立即就开走了。

“请上车。”押着她的警员有礼貌地开口。

“到底在搞什么鬼！”她咒骂着，不悦地被送进车内，这才发现里面坐着一个人，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一个人

韩希罗！他美丽的黑眸此刻正燃着熊熊怒火。她直觉地想下车，却被他一把拉住。

希罗在她耳边咬牙切齿道：“你是我的囚犯，想上哪去？”

君盈然额头冒出了冷汗，她为什么老是摆脱不了韩希罗？

“开车！回局里去！”希罗吩咐道。

一路上两人不再言语。

一下车，韩希罗就亲自押着君盈然走进局里，他相当清楚她的能耐，因此亲自押她。他板着一张脸不管她如何挣扎辱骂。

“我要见吉姆！”她看到一个熟识的警员，马上大声呼喊。

对方为难地望向希罗，后者示意他别多管闲事。在要送她进办公室前，韩希罗抓住她的头，低声道：“你要是敢逃跑，我就亲自把你送进牢里，明白吗？”

君盈然只是冷冷觑他一眼，当着他的面将门甩上。

“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变成通缉犯？”她一看到在办公室里的吉姆就大声质问。

“我也是刚才才知道你有了一个仰慕者，那个小子看来挺不错，你连我这老朋友都想瞒就太不应该了。”他笑着道，边说边解开她的手铐。

“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你是太无聊了想改行当媒人了吗？”她啐道。

“你不想谈这个，那我们谈点别的，是什么事让你变得这么极端，连命都不要了？”他心疼地问，将她当成是个女儿在关心。

“没事，我一直是这样的，你忘了？”君盈然心中一震，随即故作轻松地回话。

“你骗不了我的，我认识你太久了。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以前你再不甘愿再不方便也都会穿上防弹衣，因为你能体谅我的心脏不好，禁不起吓，但这一次你却什么都没准备，为什么？你是真的想死对不对？”

“可是我总是得不到死神的眷顾。”她凄凉一笑。“我母亲前天自杀了。”

吉姆一个箭步向前拥抱她。“可怜的孩子……”他知道君盈然拚命工作全是为了母亲，让她痊愈是支持君盈然活下去的力量。

“我很抱歉……”他让她倚在肩上哭泣。

“我是为了什么接下这份工作？就是希望有一天她会醒来，在这之前，再危险的工作我都

愿意做，只要她能康复，我什么都愿意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全部都知道。”吉姆安慰道。这就是她改变的原因了，努力了这么久的结果却瞬间幻灭，难怪她会如此放纵自己。

“我不容许你继续消沉下去。”他霍然想起韩希罗，记得他说过君盈然曾经走到他的饭店前徘徊，也许他会是支持她的另一股力量。

“韩希罗想要保你出去。”他故作轻松道。

“他是个疯子，不要理他……”君盈然表现得十分强硬。

“他只是爱上你了，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蛋。”他笑着看她怒发冲冠的样子。

“我不需要！”君盈然仍顽固着。

吉姆叹口气道：“我真的希望你快乐，抛掉你沉重的过去……不要用你母亲伤害你的方式来伤害韩希罗。不管你接不接受他，就是不要去伤害一个爱你的人，听我的话，嗯？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。”

吉姆笑着对她眨眨眼，趁着君盈然在思考时，开门叫韩希罗进来。等她回过神来时，已经被韩希罗拉出去了。吉姆在她身后露出放心的笑容。

依莎贝拉是个顽固的女人，韩希罗也是个不妥协的霸道男子。总之，他再也不需要替她担心了。

“你马上辞去这一份工作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她心里正盘算着如何让韩希罗放过她，因此对于他的问题，毫不犹豫地就冲口而出，却又发觉到他的脸更臭了。

自从盈然被希罗从警局抓了回来，两个人一路上都保持着沉默，表情十分凝重，尤其是君盈然。她受够了韩希罗自以为是的霸道，从小她就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现在更不需要一个“保母”来干涉她的生活。这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他面前，君盈然暗自决定要和韩希罗把话说清楚，以后“桥归桥，路归路”，彼此的生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。

在这种严肃的时刻，实在是不适合笑的，但是君盈然真的很想笑，事实上她也笑出来了。她错得离谱！以前她怎么会以为韩希罗是一个温和无比的人呢？他那张美丽的俊脸上向来只有微笑和高深莫测的眼神，可是为什么独独对她例外？韩希罗在她面前总是吹胡子瞪眼睛，又吼又叫她，一点也不顾他的优雅形象，反而像极了十足的暴君，真是奇怪！

“你笑起来很美，你应该常笑的。”希罗为她极少出现的笑容所著迷。他一直想象着她笑起来的样子，却不知道会如此令他怦然心动。君盈然淡粉红的薄唇微征上扬，新月般的眸子闪着光采，里面却隐藏着一抹挥不去的哀伤。

“不要再管我了！”她随即又恢复了冷漠。

“我做不到。”他淡淡一笑，黑眸闪着些许嘲弄。“我不知道告诉自己多少次了，你不需要我的自作多情，你是一个坏脾气的人，早已习惯一个人独步在最危险的纽约，做着最危险的事。我不断告诉自己该死心，该放手……可是我做不到。”

希罗靠近君盈然，温柔地握住她的手，明显地感觉到她的颤抖和抗拒。他加强手劲，开口道：“我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你，总是见你在夜里无声地哭泣，一个人在深夜里游荡，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眼里有着寂寞和伤痛。你的笑容却只会令我更加心疼，因为里面含有太多的忧伤。这样的你，我怎么放手？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哭泣……你知道什么叫情不自禁？我做不到让你一个人孤单离去，做不到不关心你，更做不到不爱你……盈然，不要再抗拒我，也不要再抗拒你自己了，好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君盈然顿时感到又慌又乱，他真的一直在默默地观察她吗？将她看得那么透彻，令她无所遁形，既狼狈又难堪。但是他说出的话又像一团温暖的火，在她心中缓缓燃烧着。

“我可以吻你吗？”希罗忽然俯身问道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她错愕的表情可爱极了。希罗知道她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接受他，因此才会小小戏弄她一下，果然她一张脸马上染上了动人的晕红。

看来他快登上金氏纪录了，竟敢向“猎人”伊依莎贝拉索吻。

“你……你不可以过来……”君盈然看着希罗靠近，紧张得结巴。

“你也有紧张的时候？”希罗憋着笑，令大多数歹徒闻之丧胆的“猎人”也会有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完全忘了自己一身的好本领，只会结巴地用话来拒绝。他对君盈然的慌乱表情感到满意，她越来越有一般人的反应，不再冷淡如昔。

“我不急着知道答案，但是我不接受‘不’这个答案，懂吗？”希罗微笑道。霸道的语气令君盈然皱起眉头，他却不以为意。“你休息一下，我待会儿来接你去吃饭。”

说完温柔一笑，关上了房门。留下了哭笑不得的君盈然，纳闷自己为什么总是屈服在韩希罗的霸道之下，她一向是个不屈服的人，不是吗？

希罗走了后，君盈然呆坐在床上，她是怎么卷入这场混乱中的？韩希罗爱她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从来没给他好脸色看，不是吗？他竟然还爱她？君盈然颓然地倒在床上，她一直以为自母亲死后，她所有的情感也会随之而去，但今天这种迷惘的情绪是从何而来？

韩希罗那一张美丽得过分的面容再次浮上心头，他认真又温柔的声音在她的耳际挥之不去。她到底该怎么办？情字总是伤人，更何况她是一个没有心的人。这些年她就是靠着封闭自己活下来的；她是不被需要的，是没有任何感觉的。只有如此才能远离一切危险，避免受到伤害。

习惯如此的她还能有情感吗？韩希罗看穿了她的假面具，将她的无助狼狈全看在眼里。这样一个怪异的男子，不是为同情她，也不是怜悯她，只是霸道地想要她接受他。君盈然微微地牵动嘴角，生平第一次，她被一个男子逼得进退两难，在逃与不逃之间为难，她真的迷惑了。

“不介意多一个人吧？”门轻轻地被开启，探进了一颗头颅，脸庞闪着天使般的笑意，语气相当热络，不等她回答就溜到了床边。

“你知道我是谁，我也对你不陌生，就不用自我介绍了。”韩绛纱热情地握住君盈然的手。“我就知道希罗的眼光不差，你不但漂亮而且又有味道，你能和希罗在一起实在太完美了！”她兴奋地猛摇君盈然的手，一副认定她已经嫁给希罗的模样。

“怎么你们一样的霸道？”君盈然无奈地摇头，很难对绛纱无邪的脸孔生气，也很难故作冷漠。

“哇！你笑起来更好看，希罗真小气，还骗我们大家说你从不笑。真不够意思……”她不满地嘟囔。

“你才是一个漂亮的人呢！”君盈然淡淡地说着。韩绛纱的甜美纯真让她羡慕不已，她好久好久没笑了，却不由自主地响应了韩绛纱的笑脸。这对双胞胎真是她的克星，让她消失多年的情绪一一浮现。

“希罗他很爱你。”韩绛纱忽地丢下一枚炸弹，炸得君盈然面红耳赤。

“不，这全……全都是误会。”这是她今天第N次结巴了。

“盈然姊姊……”绛纱虽然大君盈然两岁，但是她早已认定君盈然是她未来的小嫂子，因此自动加上了尊称。

“我……你真的搞错了。”她仍旧嘴硬地否决，仿佛这样就可以撇清她和韩希罗的关系。

“你对希罗一点感觉也没有？你不喜欢希罗？可是希罗好爱你，如果你没骗我，那你为什么脸红？为什么说话结结巴巴？”绛纱咄咄逼人，一双精灵般的大眼直望进她的心坎。

君盈然只能目瞪口呆。

她这辈子最不该的就是接下“烈焰”这个案子。不但找错了人，现在还被缠得脱不了身。一个韩希罗已经令她喊救命了，现在又多了一个韩绛纱！她先前怎么会觉得她像天使一样？没有一个天使会用这种逼问犯人的语气来问问题。

“盈然姊姊，你还是说实话……”绛纱笑得相当诡异，让君盈然全身打了个冷颤。现在的韩绛纱一点也不像个天使，反而成了十足的小恶魔，脸蛋虽依旧美丽，但是笑容中却充满了邪恶。

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君盈然勉强出声。

“就是你对希罗的感觉嘛！”她对着君盈然拚命摇头，一副认为她很迟钝的样子。

“我只想早点离开这里。”这算是实话吧！

绛纱站了起来，摇头晃脑地踱到窗边，似乎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。

君盈然不敢妄动地坐在床上，深怕她又做出惊人之举。

“盈然姊姊……”小魔鬼甜蜜地唤着。

“什么事？”君盈然全神备战。

“你要倒楣了！”韩绛纱苦着一张小脸叹气。“你知道吗？我们韩家的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只要是认定的东西，绝对不会放手。”

君盈然一愣，坐直了身子。

绛纱笑嘻嘻地恢复原本的好心情，笑道：“就像我爸爸，他第一眼就爱上了妈妈，我也是第一眼就爱上我的廷霄大哥，我们韩家的人都很专情喔！喜欢上了就不会轻易更改，为了爱会不顾一切，还会不择手段哩！”

听起来这一家人都很可怕！君盈然默默加上脚注，更加深了逃开的念头。

“所以你还是接受希罗吧！他长得也不难看，对你又是一见钟情，既然逃不掉，干脆承认自己也喜欢他算了！”绛纱仍然笑着劝她。

“他有对我一见钟情吗？”君盈然仍做垂死前的挣扎。照绛纱的说法，韩希罗应该只会缠着一见钟情的人，她没有特别到让韩希罗这个美男子一见钟情吧！

“盈然姊姊……”绛纱无限同情地看了她一眼，让君盈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坐在电椅上待判刑的囚犯。

绛纱戏剧化地叹息，一双大眼充满歉意地开口：“希罗当然对你一见钟情！”她似乎诧异君盈然的迟钝和顽固。用着甜美的声音公布答案。“如果他不是对你一见钟情，你怎么会活着站在这里和我讨论一见钟情这个问题？”

君盈然脑子轰隆一响，被这件事炸得头昏眼花。

“盈然姊姊，你想摆脱希罗大哥只有一个办法……”她甜甜一笑。

“是什么？”她宛如溺水之人，想紧紧抓住韩绛纱这块浮板，因而忽略了绛纱眸中闪烁着不怀好意的光芒。

“再一次刺杀他，不就一劳永逸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君盈然这一次除了结巴外，还加上大口喘气。

“我是认真的，盈然姊姊。”绛纱猛点头。“你摆脱不了希罗的，你应该知道那一种看似无害的人，其实是最执着的，如果你真的要走，除了刺杀希罗，别无它法。反正你已经有了一次经验，再下手一次也不困难嘛！”

“你一定在开玩笑……”君盈然瞪着眼前始终笑容灿烂的美少女。她不会听错吧！绛纱竟建议自己去刺杀希罗——她唯一的双胞胎大哥？

“你下不了手？所以你还是喜欢希罗的，对吧？”绛纱再次扬起得意的微笑。

君盈然杏眼圆瞪，和韩氏双胞胎沟通比她接过的任何案子都要难，再难缠的客户一看到她冷漠的双眼，都会自动噤声，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对她。

她向来不善言辞，也从来没有和人争论的经验，绛纱却用了一堆歪理弄得她头痛不已，韩希罗则是霸道得不听他的话都不行。唉！有谁可以救救她远离这一对双胞胎？

“我说的没错吧！”绛纱始终笑容可掬。她得意地想道，自己总算逼出盈然姊姊的真心话了，韩绛纱果然是一个小天才！

“好！既然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你们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……”君盈然淡淡说着。属于杀手的冷肃杀意又重新浮现。

“盈……盈然姊姊……”这下子换绛纱结巴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她的原意只是要逼出君盈然的真心话，没想到她居然当真了，万一希罗出了事怎么办才好？

“我想休息一下。”君盈然紧跟着下逐客令。

韩绛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惨白着一张脸上房门。

君盈然叹了口气，慢慢踱向镜子面前，盯着面无表情的自己。或许这是一个好办法——杀了韩希罗，才能让一颗即将悸动的心回归原位，一如她一出生就注定好的宿命。她伸出手，抹去滑落的泪珠。

就让一切在今晚结束吧！

“廷霄大哥！”绛纱“哇”的一声扑到雷廷霄的怀中。

雷廷霄放下看到一半的杂志，准备要收烂摊子。绛纱自从和他订婚后，已好久不喊他廷霄大哥了，只有在她生气或是闯祸时才会不自觉地用这称呼，现在她不但喊他“廷霄大哥”，还把整张脸埋在他的怀中，看样子这一次闯的祸一定很严重。

“纱儿，你又做了什么坏事？”他看着绛纱委屈的脸。

“我也是为了希罗好嘛……”她用着可怜的语调重复刚刚发生的事。

雷廷霄听完不禁莞尔一笑，这种方法也只有他的宝贝未婚妻才想得出来。

“怎么办嘛！”她无助地看着雷廷霄。

“闯祸的时候才会想到我。”他俊脸一沉。这个小妞最近越来越皮了，是该替希罗好好教训她一下。

“廷霄大哥！”她的警觉来得太慢，一会儿已经被雷廷霄按在膝上，狠狠地打了好几下屁股，他边打边训话：“为什么这么调皮？我和希罗真是把你宠坏了。说，你自己有没有错？”

雷廷霄打了十多下才松手。他硬下心肠不理睬她滑落的泪水。

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他又再问一次。

“我想要希罗开心嘛！他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我也好喜欢盈然姊姊，所以才想要盈然姊姊早点明白自己的心意。”她低头哽咽道。

“就只有这样？”雷廷霄伸手拭去她的眼泪。

“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绛纱胀红了脸，以极小的声音说着：“我也想早一点当你的新娘子嘛……”

雷廷霄的怒颜马上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，黑眸泛起深情，无与伦比的俊脸上充满满足和喜悦。他揽住绛纱的腰，无限温柔地道：“为了这点，我只好替你收烂摊子喽！”

“你有办法？”她眼睛一亮。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最大，她原先挨打的不快立刻一笔勾销。

“等一会儿再告诉你。”

现在美人在怀，又刚听完她的深情表白，雷廷霄情难自抑地低头吻她，打算先将这个甜美的小麻烦吻个晕头转向。

直到他心满意足地抬头，绛纱已经如软泥般倚在他的怀里。雷廷霄这才轻抚她的长发，慢慢说出计划。

“你真的好棒！”绛纱听完后崇拜地看着他。

“小纱，如果还是逼不出她的真心，你要放弃吗？”他最好知道绛纱的下一步棋是什么，以免有更头痛的问题。

“把盈然姊姊一棒打晕，扔到希罗的床上算了！”她皱眉道。君盈然还不是普通的难搞，她这个智多星都快放弃了！

雷廷霄大笑出声，戏谑地开口：“我们的问题也用这个方法解决好了！生米煮成熟饭后，你就不用遵守当初的约定，什么一定要在希罗结婚之后才嫁给我的烂约定！”

“不可以！”她一张脸比西红柿还红。

“唉……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保守的未婚妻。”雷廷霄叹息。

“你不可以反悔哟！”绛纱急得扯住他的上衣，她可是等了许久才当上他的未婚妻的。

雷廷霄邪邪一笑道：“我是逗你的！”

他搂住绛纱，他是该早点撮合那两个了，否则绛纱没事老往他的怀里钻，他却什么都不能做，简直是在考验他的自制力嘛！

为了自己的身心平衡着想，他要主动出击！希罗和君盈然……你们等着瞧吧！

绛纱抬头看着自信满满的雷廷霄，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呵呵！盈然姊姊，忘记告诉你一件事，做事不择手段的不只是她和希罗，还有一个恶棍之最——雷廷霄。

他曾是名震英国的“黑骑士”，他布下的可是天罗地网，任谁也躲不掉。

绰号“猎人”的君盈然这次要换成被人猎捕了，可有好戏看了！

05 巧夺芳心

“猎人”习惯隐藏在黑暗之中，如此她才可以算准时间给猎物致命的一击。

今天晚上她的猎物相当特别，不但没有人重金买他的性命，也不是警局里的通缉犯，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因素。她藏在一角，准备给韩希罗致命的一击，就算杀不了他而被杀，也好过一辈子和他纠缠不清。

君盈然正躲在阳台观察着屋内的一举一动，忽然一颗子弹从她身边飞过，击破玻璃，射向坐在书桌前的韩希罗。子弹从他的耳边擦过，留下一道血痕，她差一点惊叫出声，连忙翻下阳台跑回自己的房间。
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除了她还有人要杀韩希罗吗？君盈然努力回忆刚才发生的事，对方手法相当俐落，想必是个高手，不过倒不像是杀他，而是略微警告他而已，这人到底是谁？

“盈然姊姊！”门“砰”一声被打开，韩绛纱神色慌乱地冲进来。君盈然已换下夜行衣，镇定地坐在床上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觉得自己的演技相当不错。

“希罗被人行刺了，你知道吗？该不会是你把昨天的玩笑当真了吧！”绛纱小声地问。

“我不是在开玩笑。但这次的刺客不是我。”君盈然淡漠着脸回答。

“那会是谁？”绛纱皱起眉头，看来满无辜的。

“他没事吧？”虽然知道子弹只擦过他的耳际，但她还是关心问道。

“他耳朵旁边流了好多血，可是希罗不肯擦药，他说那只是一点小伤。”绛纱撇嘴说道，机灵的双眼眨也不眨地直盯着她瞧。“盈然姊姊……你帮我去劝劝他吧！”

她说话的同时拉起了君盈然，后者正想开口，看见了绛纱充满泪水的眼眶，一副我儿犹怜的小可爱模样，她无奈地叹一口气，往前走。

“希罗，你看谁来了！”走在前面的绛纱打开希罗的房门愉悦地喊着。

等等！绛纱的声音怎么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？刚刚还哭得梨花带泪般惹人同情，现在她的嗓音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快乐。

君盈然来不及反应，便被绛纱推入了希罗的房间，门关起来的刹那间，她清楚地看见绛纱脸上挂满灿烂的甜笑……

她又被小恶魔骗了一次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”希罗看她一张脸臭得很，想必是绛纱夸大了他的伤势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她看了他一眼。什么流了好多血，根本可以说是毫发无伤！

“谢谢你的关心，绛纱可能是夸大了。”他淡淡一笑。

“你有很多敌人吗？”她想弄清楚对手到底是谁。

“或许我有吸引杀手的本质。”他朝君盈然开玩笑地眨眨眼。

“这一点都不好笑！”她瞪视韩希罗。他简直把这件事视为有趣，这个韩希罗不是太傻就是有所隐瞒。想到这她更是一肚子火，气他的不在乎，更气自己真的担心他。“我可以假设这是一种关心吗？”他还是好心情地问。

“你下地狱去吧！”她火大地吼回去，气冲冲地甩门离去。

这个可恶的韩希罗，她不管他了！

希罗被震得耳鸣。乖乖！这个女人的脾气还不是普通的大！

今天晚上的事他也觉得莫名其妙，不过不管这件事是不是冲着他来的，他都不打算让君盈然插手。稍早他曾和吉姆通过电话，知道她正遭受到丧母的剧痛，所以他不打算加重她的负担。一想到她刚才怒火冲天的样子，希罗开怀笑了出来。好了！也许她是真正关心他也不一定。

君盈然刚进房，就听见敲门声，她认定是韩希罗。也好，她正想找个人发泄怒火呢！她用力地打开门，用尽丹田的力量吼道：

“你这个人从没被拒绝过吗？不要再烦我！”

接着她一张脸胀得绯红，原来前来敲门的不是韩希罗，而是向来和韩绛纱形影不离的雷廷霄。他一双眼似笑非笑地盯着她，让她简直想找个地洞躲起来！

“我的确是不接受拒绝，不知道像我这样恶劣的人可不可以耽误你几分钟？”

他露出迷人的微笑，自行进入她的房间。

君盈然这才确定，凡是韩希罗身边的人，身上似乎都挂着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”的牌子。说难听一点，根本是霸道！

她无可奈何地关上门，打起精神来，想听听看他到底想说些什么。

“今天晚上的事我可以先假设和你无关吧？”雷廷霄笑着开口。

“是与我无关！”她有点紧张。虽然雷廷霄语气很和善，但是有股慑人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出，他到底是何来历？

“我听小纱说了昨天的事，你是当真的吗？”他打量着君盈然。

“我……”她在雷廷霄锐利的眼光下几乎无所遁形。她停一下才又问道：“你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？”她不相信雷廷霄来找她是为了这件事。

“你很聪明！”见她懂得用问题来回答他的问话，他对君盈然的欣赏又多了几分。

“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。”

“我希望你可以帮希罗……”雷廷霄认真道。

“你要我帮忙？之前你不是还怀疑是我下的手？为什么还找上我？”她被雷廷霄的话给搞糊涂了。

“这样子说好了，我是希望你刺杀希罗的日子可以延后。我对纽约不熟，我没有办法掌握暗杀他的人是谁，而你是找人的高手，所以我只有拜托你了。如何？”

她疑惑地看着雷廷霄。要她延后刺杀希罗的时间？他们这群人为什么一个比一个奇怪？先

是绛纱鼓励她刺杀希罗，现在又多一个雷廷霄。到底他们把希罗当成了什么？表面上关心，私下又一副随便她对他如何，真是可疑。

“你一定觉得我们很奇怪吧！”雷廷霄心里都快笑翻了，但表面上还是装成很凝重的样子。“我知道你是一时冲动答应了绛纱，但是希罗罪不至死吧！他只是不小心爱上一个叫伊莎贝拉的人。”他看她脸上起了晕红，感到相当满意。“顶多你不要理他，还不至于要一枪毙了他。你为什么不能趁这段时间好好弄清楚自己对希罗的感觉，免得下手后，要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在说话时，他一直观察君盈然的表情，只要她有一丝软化的表情，他便马上乘胜追击。他知道这时候只需再加一点利诱即可达到目的。

“只要你帮我们保护希罗，成功之后，希罗随你处置。”他大方地出卖希罗。

她想了半天终于点头。“但我有一个条件——我要知道你和韩希罗的真正身分。”

韩希罗具有国际特务证件，雷廷霄不自觉所流露的尊贵气质，在在显示他们不是普通人。

“我越来越欣赏你了，聪明的女孩。”他又对她展露那种会令女人尖叫的迷人笑靥。雷廷霄向她弯腰致意，用低沉的嗓音笑道：

“等真凶抓到的那一天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宛如下了舞台的演员，他以优雅的姿态退出房门外。

雷廷霄才一离开，绛纱就飞奔而来，抓着雷廷霄的手紧张地问：

“怎么样？盈然姊姊怎么说？”

他笑而不语，只是爱怜地在绛纱脸上印下一吻，以戏谑的口吻道：

“有我亲自出马，怎么可能搞不定？叫士杰和梵生来我房间，我们要开始忙了——”

接下来的日子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忙碌，雷氏双胞胎终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绛纱则抱着她的宝贝计算机敲个不停；雷廷霄则和君盈然一起陪在韩希罗身边，像左右护法似地。希罗知道有个杀手盯上他，但雷廷霄知道他绝对有能力自保，他却一反常态，当他是那个没用的富家公子一样跟前跟后，显然这件事真的很不寻常

“雷！你到底查出来了没有？”第三天，希罗终于受不了，开口问道。

“你知道纽约不是我的地盘，所以还要花点时间。”雷廷霄微笑回答。

“天底下有你查不到的事？”希罗漂亮的脸孔尽是怀疑。

“再给我一两天时间吧！”雷廷霄知道希罗已经开始在怀疑了，看来只好速战速决。希罗太聪明，拖太久可能会露出破绽。

事后，雷廷霄先到兄弟的房间吩咐一切，接下来又去见君盈然。

“君盈然，有结果了！对方是绰号叫‘魔影’的职业杀手，这人你认识吗？”

“是他！在纽约排名属一属二的杀手！”她脸色发白，如果真是他，希罗的生命就有危险了。

“他不过是杀手之一，另外我还查到一些其它人，他们预计今晚开始行动。”

雷廷霄有些抱歉地望着她苍白的脸，知道她真的在为希罗操心。凡事成不成功，就得看今天晚上了。

希罗明显地感觉到君盈然的不安。她好象在担心什么似的，反而雷廷霄一副“老神在在”的自得模样。正当他想开口询问之际，两道人影破窗而入，穿着黑衣的蒙面人抽出短刀攻击希罗，君盈然见状紧张地欲拔出手枪，却被雷廷霄夺下。他压低声音道：“他们不是魔影，希罗可以应付的，我们要小心提防其它的人。”

君盈然依言收起枪，在戒备的同时忍不住用眼角偷瞄希罗的举动！看出来斯斯文文的他拳脚功夫这么了得，加上他动作俐落优雅，即使在挥舞拳脚之际，姿态还是十分好看。

“你看他的后踢多漂亮，干净俐落。还有这个后空翻……”雷廷霄故意在君盈然身后做起讲解的工作。

过了两分钟，希罗霍地扯下了其中一人的面罩，正当君盈然睁大眼睛想看清楚时，“啪”一声电灯全熄灭，一时之间所有的动作都停了下来……

“韩希罗，你认命吧！”从窗外传来一阵声音，一道冷凝的杀气倏地冲进来。

君盈然不再迟疑，用直觉判断希罗的所在位置，毫不犹豫地扑了过去，只要能替希罗多挡一刀她也愿意。这一刻她才知道韩希罗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。

黑暗中，她抱住了韩希罗，接着奇怪的事发生了。灯“啪”一声再度全部亮起，然后她听见绛纱甜美的声音。

“我有没有错过什么精彩的？”

君盈然猛地睁开双眼，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。

绛纱看一眼她抱着韩希罗的模样，竟笑得非常开心！

君盈然脸一红，急忙放开他，更发现了那两个蒙面人其实是雷士杰和雷梵生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“这个女娃儿我喜欢！”她身后传来一阵悦耳的男音，回头一看，是一名金发蓝眼的帅气男子。他有礼地执起君盈然的手亲吻，淡笑道：

“你通过考验了，‘魔影’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！”

“你是‘魔影’？”她完全被弄糊涂了！

“正是！”他对君盈然眨眨眼，接着走到了雷廷霄的面前故作不悦道：

“我第一件任务完成了，下一次给我刺激一点的好吗？特地叫我从芝加哥飞来，结果只是叫我吓吓人而已。”

“不要抱怨了，谁叫你自己棋艺不精，愿赌服输啊！兄弟。”雷廷霄竟和他一搭一唱起来。

“好了，我还有CASE要接呢！下次再向你挑战。”说完，他跳出窗外，一会儿就不见踪影。

“谁愿意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君盈然已经有点明白，但是仍希望他们亲口对她说明。

“记得我曾说过要你花时间想一想和希罗的关系吗？”雷廷霄不怕死地在她耳边低语。

“你设计我？”她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！

“怎么算是设计？我只是让你早一点明白自己的心意而已。”他丝毫不动容地回答。

雷廷霄大方地拍拍她的肩笑道：“对了！我差一点忘了我们的交换条件。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请得动‘魔影’这种超级杀手吧？”

“你到底用什么方法？”她瞪着他。

“你知道英国的‘黑白骑士’吧！”他笑得相当神秘。

“对了！你喜欢穿黑衣服，难道你就是‘黑骑士’？”她讶异无比。

“宾果！我喜欢聪明的女孩！”雷廷霄笑得迷人极了。

君盈然目瞪口呆，完全忘了该如何反应。

她被全英国人所畏惧的“黑骑士”设计了！这到底是幸或是不幸？

“你们好好聊聊吧！”雷廷霄拉住想留下来看好戏的绛纱，用眼神暗示雷氏双胞胎离去，现在是希罗和君盈然相互坦白的最好时机，他体贴地帮希罗清除闲杂人等，好替他们制造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。

“廷霄大……”绛纱正要开口抗议，雷廷霄已经捂住了她的嘴，霸道地将她拖出了房间。

“还是大哥有办法，这下子君盈然没办法再否认自己的心意了。”雷士杰一脸的仰慕。

“你们抬举了，希望愚兄以后也有机会为两位贤弟效劳……”雷廷霄促狭地扬眉一笑。

“不用了！真的不用了！”两个人连忙摆手，看着别人被整是一回事，要是轮到自己，那可惨了。

两兄弟离雷廷霄几步距离，不约而同地看向对方，几乎同时脱口而出：

“我们该回英国了吧！”

纽约的事迹近结束了，不但替希罗和绛纱找到了父母，还替希罗确定了君盈然的心意，可说是仁至义尽了。这下再不走，没事可做的绛纱不晓得又会给他们出什么鬼点子。

以前他们还以为大哥会制止绛纱的胡闹，没想到现在玩得最开心的却是他。一个小魔鬼他们已经快招架不住了，现在小魔鬼身边又多了一个混世大魔王，他们只是平凡的善良老百姓，左想右想还是回英国比较安全。

“士杰和梵生怎么啦？好象看到鬼一样！”绛纱不解地抬头。

“没事！没事……”他们异口同声道。

这里就让给希罗和君盈然吧！

最近忙着定计划，雷廷霄一直抽不出空带绛纱到附近逛一逛，此时不玩更待何时？雷廷霄微微弯腰，做出邀请的姿势，用他一贯迷人的俊脸问道：

“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请未婚妻到中央公园一游？”

“我最近有没有说你越来越善解人意，而且我越来越爱你了呢？亲爱的雷先生……”绛纱勾起他的手臂，笑吟吟地回答。

“今天还没有……”雷廷霄低头吻她。一阵甜蜜的热吻后，正欲带着绛纱出去，却发现小

妮子跑到一旁在写东西。

“小纱，你不是在写告别信吧？我们只是去散步又不是去私奔……”

“不是啦！”她小脸一红，将纸条贴在门上。

“你写了些什么？”他忍不住好奇地问。

“我只是告诉希罗，盈然姊姊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弱点……”

“对希罗追求她有帮助？”

“绝对有！”她笃定一笑，随即钻到雷廷霄的怀里。

房间内的君盈然背对着希罗，僵硬地站在落地窗前，不断地咒骂自己。以她多年的经验，怎么会看不出这是一项计谋？以韩希罗的本事，任谁都伤不了他，再加上他身边有黑骑士雷廷霄，她还不量力地想保护他，真是愚蠢至极。

现在可好了，本来打算刺杀韩希罗以求日后的清静，被雷廷霄三言两语说服，帮忙抓杀手，弄了半天，原来全是假的！真刺客变成保镖，假刺客倒落幕退场，留下她和韩希罗在这个房间里，她这个蹩脚的刺客找不到理由离去，真是尴尬极了。

“你……你受了不少惊吓，好好休息吧！”君盈然顺了半天气后，努力地挤出这些话，嗯！不会太肉麻，至少她觉得还算得体。

谁知道等了半天，背后安安静静的，她疑惑地回头，差一点气得中风。

韩希罗竟半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士可杀不可辱！虽然她多管闲事欲救韩希罗；虽然整件事是一出闹剧，但是韩希罗至少也该说一声谢谢吧！面对救命恩人不言谢反而呼呼大睡，这个男人还敢口口声声说爱她？这个可恶的韩希罗，下地狱去吧！

君盈然气冲冲地走往门口，手还没触及门把就被人抓回床边，她气忿地扬手就是一拳，不料双手却被对方扣住，牢牢地被架在背后。

“你在气什么？”韩希罗美丽的黑眸盈满笑意。

早在一个接一个的刺客出现时，他就发现不对了，基于三年来和雷廷霄培养的默契，他不动声色地静观其变，这才明白他的好兄弟在玩什么把戏，既然雷廷霄费心安排了一切，他只有照着剧本演下去了。

这一招果然逼出了君盈然对他的心意，她果然奋不顾身地救自己。希罗看着她僵直着背，他的嘴角挂着满足的笑。他知道君盈然哪里也不会去，希罗也就干脆小憩一番，养足了精神好说服她。

“你是全世界最恶劣的人！”君盈然大吼，瞪着他明亮的眼睛。

“而你是全世界最糟糕的说谎家……”他微笑着反驳道。

“韩希罗！”她快气得吐血了！又开始扭动挣扎。

“难道不是？是谁一天到晚嚷着要杀我，又是谁在千钧一发之际救我一命？是你有双重人格？还是我在你心目中真有一点份量？”

君盈然哑口无言，他比韩希罗更加伶牙俐齿，比雷廷霄更会左右人心，或许她早就爱上了这个既霸道又顽强的克星了，不是吗？不然，她不会在走投无路时，不自觉地来到韩希罗落脚的旅馆外，不然她不会不加思考地挺身救他，只是，她到底哪里让韩希罗着迷呢？她是一个四处游荡的杀手，靠着赏金而活的“清洁夫”，这样的她，韩希罗真的会喜欢吗？

“你真是一个怪人……”君盈然停止挣扎，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“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被你的冷淡面孔吓跑，所以你觉得我是怪人？”感到君盈然不再抵抗，他放松了手劲，温柔地圈住她的身体。

这是希罗梦想了好久的事情；君盈然不再抗拒，只是这样一动也不动。即使她不说话，他也觉得很快乐，手中感觉到她温暖的躯体，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，他愿意拿任何事来交换这一刻。

“要你承认其实你是很在乎我的，真有那么难吗？”希罗心痛地开口，这些年来，她就是这样子过的吗？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孤单到不知道如何去接纳别人。

“你不是神通广大吗？我以为我的一切你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呢！”她半是埋怨半是逃避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……压得她好累，她不想让韩希罗知道她曾有一段如此不堪的过去。

“我查得到，但是我没有……”他对君盈然一笑。“我希望是由你亲口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悲伤？为什么说话时总是充满着忿恨不平？为什么一个人绝望地昏倒在我的饭店门口？”他感觉到君盈然忽然僵硬的身子，知道她又想封闭自己。他再次加强手臂的力量，将这个内心伤痕累累的女子紧紧搂住，他爱君盈然，不允许她再次退缩。

“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但我爱得很痛苦，因为你一点也感受不到，我希望能分担你的一切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你肯说，我们一定会找出解决办法的。盈然……相信我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”

韩希罗的话瓦解了她的心防，君盈然开始哽咽，然后是不断涌出泪水，把积压在胸口的伤痛一口气完全释放出来，哭得惊天动地。她的脑海中闪过了吉姆曾经说过的话：“不要你用你母亲伤害你的方式伤害韩希罗，这个男人只是爱上了你，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蛋。不管你接不接受，也不要再去伤害他。”

她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看到清醒的母亲，为此她不顾危险接下别人不敢接的案子，或许在她内心深处一直希望自己会有意外，不管她出事，或是受伤麻痹都好过麻木的生活。没有人爱她，连她的母亲也没有爱她的能力！这种日子好苦，苦到她都不敢去想幸福是什么；苦到她连给其它人一个微笑都吝啬。

直到韩希罗介入她的生命。

她的保护网被他一层层撕去，真面目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，原来在她伪装的外表下只不过是一个渴望爱与被爱的人。君盈然只是君盈然，她并不是什么伊莎贝拉，也不是猎人。只是……要是她连这些假装也没有了，她就变得脆弱不堪一击了！

君盈然泪眼婆娑抬起头，在泪海中她依稀看到希罗美丽的眼睛，温柔坚定地传递他的真情。她知道自己是在乎他的，但是她努力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真心，如果被伤了，就注定要跌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去了。

爱韩希罗是一项生命的赌注，但是她已不在乎了！她的母亲在最终仍舍她而去，她已经被母亲刺得遍体鳞伤，韩希罗的怀抱是她的避风港，在她最无助的时候提供她强壮有力的臂膀，让她可以开始幻想“幸福”这个渺茫的东西。即使她将来会受苦，她都愿意下这个赌注，因为她想要爱人，她想要被人爱……

“我投降了！我真的投降了！”她哭花的脸蛋上多了一丝笑意。希罗惊讶之余兴奋得想大叫！君盈然真的不再抗拒自己内心的情感了。希罗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是用力拥紧她，好确定自己不是在作梦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君盈然面容一整，打算对希罗全盘托出自己的身世。

“你有听过‘青龙神社’这个宗教组织吗？”君盈然在希罗的怀中以平静的语调说。

“‘青龙神社’创立在一百多年前，是由海外的中国人所建立的，它们的教义原本是崇高善意的，主要是让漂流在外国的华人心灵有所依靠。它成长得相当快速，更使得‘青龙神社’庄严圣洁的形象深植人心。”

君盈然一顿，再度开口时眼神变得无比冰冷。“一个容易取得群众信赖的组织是很容易腐败的，因而开始有人从中诈骗金钱，有些则运用所谓的神力为所欲为。”她深吸一口气，这是她第一次对人诉说自己的故事，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因此必须借着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。

“我们有很多时间，你可以慢慢来。”希罗只是将她搂得更紧，默默聆听着。

“我母亲和家人是第一代的美国移民，他们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‘青龙神社’。我的母亲还被选为‘祈福圣女’，必须在总坛待上一个月，和神坛长老一同祈福。这是信徒们求之不得的殊荣，我母亲当然不会拒绝，然而这却是一切悲剧的开始。”君盈然开始哽咽，一想起母亲的遭遇她就会难过得低泣。“一个月后，当我母亲被送回家时，她已经是一个神智不清的疯子了！更让人震惊的是她怀有身孕。我母亲的家人吓坏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托人询问‘神龙神社’的总坛，却传来晴天霹雳的消息——他们指我母亲色诱祭司，触怒了神明，因此被下诅咒，总坛更要求所有的亲人远离我母亲，以免遭殃。”

“他们真的照做？”希罗面色凝重地问。

君盈然点点头，神情悲哀，努力不让泪水流下，她曾经发过誓，不会再因那些无情无义的人而流下任何眼泪。

“我出生后，邻居可怜我母亲是个疯子，将我送到孤儿院，我就在孤儿院长大，直到七岁时才知道自己有母亲，这些年来我四处奔波，才查出当年的事。”

“是那个叫吉姆的人在帮你？”希罗猜测道。对方一定对君盈然的身世有所了解，才会时时帮着她。

“他和你一样是怪人！”君盈然淡淡一笑，吉姆是唯一和韩希罗一样，丝毫不在意她的冷漠和孤僻的人。

希罗不以为意地笑着，在心底对君盈然的叙述却感到有些震惊。如果将君盈然的故事和水长老的故事串连在一块，那君盈然不正是水长老的女儿，亦是水灵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他暗自思索。

“你不会放弃的，对不对？”希罗这下才完全明白，为什么君盈然一直和“青龙神社”处在敌对的立场，甚至误以为他是“烈焰”而想刺杀他。

“当然，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。”君盈然蓦地一惊。她只是告诉韩希罗她的过去，并不是要放弃她和“青龙神社”的恩怨。

“我并不是要阻止你，我也愿意帮助你。”希罗淡淡一笑。“但是有一个条件……希罗笑着看着君盈然再度臭着一张脸。“要消除‘青龙神社’这么庞大的组织需要很大的精神和体力。你最近情况不太好，不如请个假陪我到处走走，等你恢复了，我们再来处理‘青龙神社’的事。”

“就算我不答应，只怕你也会拖着我吧！”君盈然嘴角微扬。这些天她为了协助抓“假刺客”，几乎耗尽了精力，没想到希罗看出来，对于他的这份体贴，她很难不动容。

“我在你心目中难道只有‘霸道’这两个字吗？”希罗扬起眉问道。看到君盈然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，他大笑出声，忘情地拥住她，君盈然果然有诚实的美德。

既然他是韩奇之子，又是族里的继承人，整顿“青龙神社”自然成了他的责任和义务。现在得知“青龙神社”亏欠君盈然母女这么多，为了自己，更为了心爱的人，他当然会为这件事做完善的处理。

不过在做这些事之前，他要让君盈然先好好休息一阵子，她刚遭受到丧母之痛，他不希望君盈然再为其它的事担忧。听她说完了全部的故事，他对君盈然的怜惜和心痛又增了几分，她纤细的肩头竟扛着如此沉重的过去。

或许早在第一眼见面之时，他就被君盈然悲哀又不肯认输的眼神所吸引，那一双眸子里所藏的伤痛震住了他，令他想抚平她的伤痛。君盈然和他有着相同的灵魂，历尽沧桑却倔强地不肯向命运低头。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上苍赐给他的宿命恋人，他愿意倾其一生来守护她。

他首先要做的事是让君盈然快乐，教她笑，教她重新知道什么是希望和快乐。

夕阳此时已染红了整个大地，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畅谈了一个下午。希罗忽地将君盈然从自己怀中拉起，搂着她向门口走去。

“走吧！你累了也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！”希罗向君盈然说道。

“现在？”她还无法适应韩希罗的行为模式。“可是我还有事情想问你……”

“你想问什么？”希罗左手仍然搂着她，右手打开门，望见贴在门上的纸条，看完后顺手放进口袋。君盈然被希罗一心两用的本事吓了一跳，几乎忘了自己要问些什么。

“你的问题是什么？”他再次关心地提醒她。

“我……我忘了。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？”她好奇不已，因为希罗看完以后眼中充满了笑意。

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你到底想问我什么？”他不在意地笑笑。

“我想知道白骑士是雷士杰还是雷梵生？”君盈然及时想起，她原本想知道的事。

黑白骑士在情报局算是名人，原被各国政府视为最头痛的人物，不但神出鬼没，犯案手法更是高明。正当众人对他们全力通缉之时，他们又成为侦破艾西克侯爵叛国案件的英雄。这才发现他竟是英国政府派出的卧底，这个案件至今还是情报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。

君盈然和情报局偶尔有来往，因此对他们的事也相当有兴趣。现在既然知道雷廷霄是鼎鼎大名的黑骑士，根据传言黑白骑士一向是形影不离的，因此她猜测白骑士一定是双胞胎的其中一个。

“到了餐厅再告诉你。”希罗努力压抑笑声。他已经开始期待君盈然惊讶的表情，一定会很好玩。

“韩希罗！”君盈然用力挣脱，她就不相信韩希罗会饿到没力气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，纽约市到处都是餐厅，真不知道他在赶什么？

“好，好，我说。”希罗无奈地摊开双手，君盈然有些时候是相当顽固的。“不知道白骑士是否有这个荣幸邀你共度晚餐？”

“你就是白骑士？”那个传说中足智多谋的白骑士会是眼前这个油嘴滑舌的美男子？

“如假包换。走吧！”希罗揽住目瞪口呆的君盈然往前走，他早就告诉她到了餐厅再说，现在变成这种局面，不方便将陷入恍惚状态的盈然带到外面，看来还是打道回府吧！

唉！他浪漫的烛光晚餐泡汤了！

十分钟后，希罗让处在恍惚状态的君盈然坐在椅子上。正要打电话叫服务生送餐点之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随后绛纱笑盈盈的俏脸探了进来。

“希罗，我知道你们一定谈得欲罢不能，所以特别准备了一些吃的给你和盈然姊姊。”她

从身后递出两大包东西走了进来，这才发现君盈然的异样。

“咦？你向盈然姊姊说了什么？让她变成这个样子？”绛纱好奇不已，一面体贴地将所有的食物拿出来摆好。

“我只是告诉她，我是白骑士。”希罗闻到食物的诱人香气，开始拿起最靠近他的日本料理送入嘴里。

“我还以为是你向盈然姊姊求婚哩！看她吓得呆掉了！”绛纱取笑希罗一番。“那她究竟是太高兴了还是太难过？”

“绛纱，你不去陪你的雷廷霄吗？你不怕他被别人拐走？”希罗无奈地摇摇头。看来她最近过得太好了，一副想搞破坏的样子。

“我这种美少女世上找不到第二个，他才不会那么容易变心呢！”绛纱大言不惭地回话。

希罗被她说得无计可施，他这个双胞胎妹妹什么都好，就是一肚子鬼灵精。全天下大概只有雷廷霄她舍不得算计，其余人她全不当一回事，以雷士杰为其中之最，完全被绛纱欺压得死死的。

绛纱自从和他相逢以来，一直和他相当亲密，但是他终究不是雷廷霄，谁也无法保证绛纱不会有所动作。目前为止，他和君盈然尚处在“开始”阶段，最好还是把绛纱这个“魔神仔”请远一点比较保险。

“你玩了一整天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！”为了自己的爱情，希罗摆出了兄长的威严，下达逐客令。

“可是人家不累嘛，我想和你还有盈然姊姊聊天……”想赶她走，没那么容易！绛纱努力地撒娇，露出一脸无邪的天使笑容。

希罗的俊脸变得有点僵硬，绛纱使用她的笑脸攻势，令他完全失去了招架的能力。一时间，希罗无计可施，只能瞪着绛纱始终灿烂的甜笑。

此时，敲门声再度响起。

“小纱，你还在这？”走进的是小魔头的克星——雷廷霄。当他扬起一丝会心的笑容，希罗着实松了口气。而绛纱则蹙起了两道弯眉。

“你又在烦希罗了？”他拉起了想赖着不走的绛纱。

“才没有，我只是送晚餐来，顺便聊聊而已……”她嘟着嘴道。真搞不懂为什么大家都把她当成妖魔鬼怪一样提防着。

“没有就好！”他在绛纱头上印下一吻以表嘉许。而后柔声道：“我带你去看纽约的夜景。”

“嗯……好吧！”她偏头一想，与其被希罗轰出去，不如和雷廷霄去夜游算了。反正盈然姊姊会一直在这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

雷廷霄不到三分钟就化解了危机。

他搂着绛纱向外走，回头用嘴形示意：“你欠我一次！”

希罗深吸一口气，全世界大概只有雷廷霄治得了绛纱了。他回头看了君盈然一眼。她显然正在整理自己的思绪，等她明白过来一定还会有一堆问题要问，他还是趁现在赶快吃个饱吧！

君盈然大约过了十分钟才回到现实，她讶异地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食物，咦？韩希罗不是要带她去餐厅吃饭吗？怎么又回到了饭店的房间？

“你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神游太虚吗？这是个相当不好的习惯哦！”希罗笑着说。既然她有沉思的习惯，他绝对不会再让她回去当清洁夫，太危险了！

“我在发呆？”只要韩希罗在她身边，她似乎就会丧失平日应有的警觉性。莫非她潜意识中一直相信希罗会保护她，所以才会放任自己的思绪四处游走？

“先吃点东西吧，我知道你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我。本人相当乐意替你解答一切，但是先等你吃饱了再说。”他伸手递给她一盘炒面。

君盈然这次不再回嘴，温驯地吃着 he 递给自己的食物。她的肚子真的饿了，和希罗说了一下午，肚子正严重地抗议着。

趁着盈然在吃东西时，希罗半躺在沙发椅上休息，心中思索着要如何解释这一切。承认了他是白骑士之后，一定得要解释他卧底的原因。最后一定会扯到他和绛纱特殊的身世，以及和“青龙神社”的关联。这些事他总有一天曾向君盈然表白的，但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。倘若她知道了他和“青龙神社”的关系密切，一定会冲动地直捣“青龙神社”总坛。如此一来她又将置身于危险之中。

“我吃饱了，我们可以继续了！”君盈然像个好学生般，坐直身子，双眼闪耀着光采。希罗微微一笑，看样子她对白骑士的评价不是太坏，反而像是要和明星面对面交谈般兴奋。如果

早知道君盈然对白骑士的印象那么好，他早就以白骑士的身分追求她了，或许可以早一点得到佳人的青睐。

“坐过来一点，我才有说故事的情绪……”他对君盈然展现诱惑的笑容。

“我坐这里就可以。”她的脸又红了。每当韩希罗用那双迷人的黑眸盯着她时，她的思绪就会开始打结，一张脸更不自觉地胀红。说来说去都要怪韩希罗，一个女人长得美丽无妨，一个男人有一张称得上美丽的脸孔就是罪过了。害她每次在韩希罗的注视下动不动就脸红，向来冷酷形象都荡然无存了。

“你不坐过来，我自己过去好了。”他说话的同时已一把抓住君盈然，将她拉往怀中，一如往常地将君盈然囚禁在他的双臂之间。

“你……你不可以……不要一直抱着我——”她开始紧张而结巴。

“这样可以增进彼此的默契，你以后就会习价了，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建立一份像婴儿与母亲的亲密关系。”

“婴儿和母亲的亲密关系？”她完全不懂韩希罗的举例。

“婴儿刚出生的时候也是不习惯母亲的拥抱，但是日子久了就会习惯，而且还会上瘾。现在的你就像婴儿一样，必须学着接受我的拥抱，总有一天你会觉得很习惯，而且有安全感。”边说着边往她红得发烫的脸颊上轻轻印下一吻。

“我……我可能……很难习惯……”这是哪一国的歪理？她才不相信有哪一个母亲会这样抱着自己的孩子。韩希罗不但不时偷吻她，一只手还不安分地到处游走，她除了心跳越来越急促外，根本没法子产生他所谓的“安全感”。

希罗邪气地一笑。难道他也染上了绛纱的坏习惯，喜欢看别人手足无措的样子？君盈然的脸真的好红好烫，希罗为了怕心上人过度窘困，不情不愿地收起笑脸，开始向君盈然诉说自己的一切。

“你相信世界上有人拥有超能力吗？”

“超能力？”君盈然停顿了一下，接着点点头，在美国是有很多这样的学术研究。

希罗淡淡一笑，诉说着他的故事——从他父母的相遇开始，接着是艾西克侯爵恐怖的“造人计划”。他和绛纱从小就分离，以及他在侯爵府中如何度过他的童年，如何有一个神秘人默默地帮助自己。他口气平淡，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着，仿佛这些只不过是其它人的故事。

直到君盈然略带冰冷的小手经抚过他的脸颊，希罗才知道自己哭了。他低下头，发现君盈然早已泪流满面，但是她仍试图抹去希罗的泪水。

“嘿！我说这些不是要惹你伤心的……”希罗也替她拭去泪珠。“好几次我差点自杀，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。但只要我想到绛纱，如果我丢下她，她一个人怎么对付那个疯子？所以我一直忍……直到三年前到日本见着了小纱。她像个带来欢笑的天使，那么美、那么的纯真，让我觉得一切的牺牲都有了代价。”

希罗不断地掉泪，君盈然看得傻眼了，她现在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安慰眼前这个伤心的男人。君盈然小心地环住希罗的头，将它贴在自己的胸前中。之前希罗就是这样安慰她的，现在她也想为希罗做点什么。现在的希罗一点也不像人人惧怕的白骑士，也不像是那个老是对她限制东限制西的霸道男人，而像一个伤心的孩子，极需要别人的安慰。

“我好高兴我没有放弃……”希罗抬头道。“如果我放弃了，我不会有机会认识到雷氏兄弟那么特别的朋友，也不会有机会找到我的父母……更不会有机会遇到你。”希罗直直望进君盈然含泪的眸子，用着温柔的口吻肯定道：

“盈然，你是上天赐给我的奇迹，虽然我身边有绛纱和其它的亲人，但是我的灵魂还是在追寻着生命中的另一半，现在我找到了，你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人。我想和你共度晨昏，和你一起看这个世界。当我难过的时候有你陪伴，你哭泣伤心的时候我会提供我的肩膀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再感到孤独，因为我们有彼此，谁都不用再躲在角落里无声地哭泣，好吗？”

盈然闻言感动得哭了起来，主动抱住希罗，在他的肩上啜泣。她从来不知道喜极而泣是怎么样的感觉，因为在她十八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真正值得开心的事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她生平第一次流下喜悦的泪水。因为希罗温暖的怀抱，因为他发自内心的体贴的话语，令她觉得自己好幸福，生平第一次觉得活着真好……

“你知道吗？以前我最讨厌冬天，因为冬天会下雪……下雪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白色的雪花一片一片落下，慢慢地盖住一切，好象要把这整个世界都埋起来。整个大地一点声响也没有，显得好寂寞，让我觉得我被全世界遗弃了……”君盈然像一只慵懒的猫倚在希罗肩上低语。

“但是我相信吗？我刚才竟然有了和你一起赏雪的念头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一定是疯了。”

“一点也不奇怪，谢谢你的邀请，我觉得很荣幸，也很愿意。”希罗抬起她的下巴，缓缓低头吻上她的樱唇，温柔地、细腻地将自己的深情烙印在她雪白的肌肤上，盈然这一次也不再害羞退却，回复以热情，完全放开自己接受他，响应这个痴心的男人。

“盈然，你今晚可不可以留下来？”希罗温柔地圈着她问。

“留下来？”君盈然这一次又羞得满脸通红。她虽然生长在纽约，但是骨子里仍是很保守的。

“你想到哪去了？”希罗邪邪一笑。“我保证什么都不会发生，我只是希望拥着你入睡，仅此而已。”接着还做了一个发誓的手势。

“可是……我一向习惯一个人睡……”君盈然面对他认真的面孔，很难开口拒绝。

“任何事总是有第一次嘛！你如果作噩梦了，我可以叫醒你；我作噩梦，你也可以给我抚慰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“你也会作噩梦？”希罗看起来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竟然会作噩梦。

“当然会！”他笃定地点头，这一招是向绛纱学来的，她就是用这个方法骗了雷廷霄……

“这……好吧！”君盈然的同情心战胜了羞涩，让欣喜万分的希罗抱上床。

“盈然……”他搂着她因紧张而略显僵硬的娇躯。

“嗯？”她甚至不敢抬头，只是动也不动地回他。

“除非你愿意，我不会强迫你的。因为我爱你，我绝对会尊重你。放松一点，你硬得像一块木板，抱起来很不舒服呢！”说到最后，他已经有些笑声。

君盈然依然不语，但是希罗可以感觉到她正在逐渐放松，他微笑着闭上双眼，在快要睡着之前听到君盈然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“谢谢！”希罗回她。感觉到君盈然又贴近了几分。

这就是所谓天堂般的感觉吧！这是希罗睡着前的最后一个念头。

窗外的月光，柔柔照着床上的爱侣。这是个温柔的夜晚，宁静无声的月光似乎也在默默地祝福着这两个灵魂互许的人。

06 莫假杀手

加州，迪士尼乐园。

“哇！救命！”不管是在云霄飞车旁或是太空飞船下，到处都可以听到尖叫声此起彼伏——那种夹带兴奋和疯狂的叫喊声。

这里是迪士尼乐园。来到这里的人都抛下自己的身段，回复到像孩子一样的纯真，疯狂地叫着、笑着。

君盈然和韩希罗亦然，当她接过希罗给的机票及门票时，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不是她不想去迪士尼乐园，而是她以为希罗会带她去一些比较浪漫的地方。但希罗的脸充满着期待，加上她也被他赤子般的情怀所感动，所以决定扔下所有恼人的事，暂且放松自己。

结果证明希罗是对的。

她从来不知道大笑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好几次她在云霄飞车上又叫又笑，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她感到好快乐，不必在乎任何人的眼光，可以单纯得像周遭的孩子一样，乐此不疲地尝试每一项刺激的游戏。

希罗也是，他像个孩子王，试着征服每一项游戏，不时地扮鬼脸逗她笑，两个人像一对顽童似地嬉戏，手上总是不离爆米花、气球和热狗。希罗会在她玩得太兴奋时，轻柔地拍着她的背，不等她开口，他温暖的手臂永远在她最需要时展开，让她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当然他也有爱捉弄人的时候，像在鬼屋中，她明明已经怕得一直发抖，希罗还故意失踪。更恶劣的是，和鬼屋的工作人员一起串通吓她！气得她一整个下午都不和他说话。

他连道歉的方式都让她觉得甜蜜。希罗会以他迷人的笑脸恳求所有的大玩偶帮他。一时之间，所有的白雪公主、七矮人、松鼠、米老鼠都围着她齐声说抱歉，希罗则站在人偶的中央，展露他天使般的笑容，叫她生不起气来。

这样的希罗是她从来没见过的；他不再是神秘的韩希罗，不再是白骑士，也不是让她脸红心跳的情人。就像是一个纯真的“阳光之子”，总是笑着嬉戏，散播快乐和温暖。他是上天赐给她的奇迹，韩希罗用他的光芒照亮了她黑暗的内心世界，他用爱救赎了她。

在夜晚，希罗是最浪漫的情人；不管在哪里都会点上烛光，领着她跳舞，正经八百地教她上流社会跳的舞。他偶尔也会吹口琴给她听，但最常做的事还是搂着她，诉说一些他小时候的幻想，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秘密，成长的苦与乐，一点一滴的说给她听。

君盈然在希罗身上学到了分享的快乐，她觉得当自己谈得越多，心里的阴影也渐渐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暖洋洋的感觉。虽然君盈然还不甚清楚那些代表什么意义，但是她非常喜欢这种转变。

偶尔，她和希罗谈到彼此的童年时，两个人都会忍不住哭得淅沥哗啦的，然后再取笑对方哭的丑样，倒在彼此怀中大笑，为自己拥有的快乐幸福而笑。

她现在不再害怕和希罗同床，她已和希罗分享了太多，已经是密不可分地结合为一体了。

希罗在睡前总会搂着她一起祷告：“感谢上天赐给我们彼此。”接着，他会温柔地给她一个吻，安稳地搂着她入眠。

君盈然偶尔还会作噩梦，但她却爱上作噩梦后希罗的体贴，他不停地轻声安慰她，亲吻她，有时还会荒唐走板地哼些歌给她听。每当这时候，君盈然就会拚命忍住笑，即使他是个将近完美的情人，唱起歌来却是五音不全，但是君盈然从未点破，只是用力地咬着棉被防止自己的笑声泄漏，当一个尽职的听众。

不过世界上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不是吗？而她的希罗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缺点。

十天的假期很快地就过去了！最后一夜，希罗叫了丰盛的晚餐送到房里，点上了蜡烛，安安静静地和盈然享用晚餐和窗外迷人的夜景。

“这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夜，敬美丽的女伴一杯。”希罗笑吟吟地看着盈然。

“这几天我过得很快乐，谢谢你。”君盈然由衷地感谢他。望着窗外的灯火，不由得产生了依依不舍的心情。快乐的日子，总是过得快。

“我知道你舍不得，但是你心里还有件事未了，对不对？”

君盈然低头不语，她怎么忘得了那一段不堪的过去？“青龙神社”毁了她母亲一生的幸福，她怎么也忘不了。

“不要逼我。”她又想哭了。

希罗走到她身边轻声道：“都怪我不好，我保证，回到纽约后我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，解决‘青龙神社’的事情，好不好？”他伸出手轻拭她脸上的泪痕。

“这十天是我自出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，我不会忘记的。”

“也包括我在鬼屋吓你的事吗？”希罗顽皮道。

“你相信吗？我一直以为只有绛纱会恶作剧，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输她。”她糗着希罗，动手捏一下他的鼻子。

他抓住君盈然伸过来的手，将她自椅子上拉起，在烛光中拥着她跳舞。

“希罗，这种舞真的是英国上流社会跳的吗？英国人那么保守，会跳这种贴得很紧的舞吗？”

希罗再也忍不住，弯下腰大笑，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君盈然在一旁则被搞得一头雾水。

希罗从口袋拿出一张绉绉的纸条，递给了君盈然。

盈然将它摊开，上面写了短短的几句话：

亲爱的希罗：

盈然姊姊有两个弱点：

你一哀求她肯定屈服——善用你的微笑。

你一正经她就会相信——请严肃地说谎。

祝你早日抱得美人归！

绛纱留

君盈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；绛纱真是一个鬼灵精。这时她的脑海中忽然闪过希罗曾苦苦哀求的表情，什么陪他一起睡啦，什么他会作噩梦啦，原来是个大骗子。接着她才想到为什么希罗教她跳这种三贴的舞的时候表情特别严肃，他果真是照章行事。

“你们两个，真是糟糕。”她用脚踢了希罗好几下，假装生气道：“以后我不会再上当了！”

“你会！”希罗笑得很邪恶。

“我既然知道了怎么会再继续上当呢？”她嗤之以鼻，坐回椅子上继续她的晚餐。

“盈然，要不要打赌？”他在她耳边吹着气。

“赌就赌，我不会输的。”她不服气极了。

这场赌局就此展开，不过不到三个小时就分出了胜负；输的人当然是“铁齿”的君盈然！

晚餐后，他们一起看了部温馨的长片。到了睡觉时间，君盈然记起韩希罗根本是拐她同床，他压根是不会作噩梦的人，因此她抓起了枕头就往另一个床上躺去。

“盈然，你不陪我了吗？”希罗故作委屈道。

“这一招行不通的，晚安！”她用枕头盖住了自己的脸。

“你真的很残忍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习惯抱着你入睡，你这样一走我怎么睡得着。没有你我都没心情祈祷了——盈然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”

他真的就隔着一张床一直哀求，像个撒娇的小孩。

最后她受不了拿开了枕头想训他几句时，却发现自己犯了大错。

希罗如子夜般的瞳孔因乞求而显得闪闪发光，美丽的脸孔写满“委屈”两个字。他变得好象一个哀求的天使，而她则像名冷血的老巫婆。算了！输了就输了，谁叫她心软嘛！

她“咕咚”一声终于起身换张床，希罗则笑得非常无邪。他依照往常搂着她祷告，花了比平常更长的时间给她一个火热的吻，温柔地看着她逐渐入睡。

“盈然……”希罗小声唤她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撑起眼皮回答。

“弱点不是那么轻易就改得掉的。”他露出邪恶一笑。

“呃？”她还反应不过来。

“你赌输了！亲爱的。”

他最后一句话惊醒了君盈然。她涨红脸拿起枕头打他，展开一场“枕头大战”。直到两人打累了，才又亲亲密密相拥而眠，为最后一天的旅程划下句点。

再回到纽约已是次日的半夜。

当希罗和君盈然小声地打开房门时，门被啪一声自动打开，随即露出绛纱一张不悦的脸孔。

“玩得很开心喔？”绛纱特地将尾音拖得很长。

“是啊！我还买了礼物给你。”希罗递出一大袋子的礼物讨好她。绛纱却不领情仍臭着一张小脸，她就是不能原谅希罗带着盈然姊妹偷溜去玩而没让她跟。

“别气了，以后我的蜜月再带你一起去。”他边说边把手伸到她身后，以食指和中指打了一个叉。

“这还差不多！”丝毫未察觉的绛纱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你的廷霄大哥到哪去啦？”希罗狐疑地问道，他们两人一向不是形影不离的吗？

“哼！你还好意思说！”她瞪大了双眼嗔道。“自己去玩就算了，还给廷霄大哥一堆调查工作绑住他，你很过分喔！”

“是，是！我的小祖宗，来日我一定会补偿你的，明天我们再说好吗？今天我好累喔！”他向绛纱哀求着。

“好吧，不过你要记得说过的话喔。”绛纱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希罗转身对君盈然顽皮地笑道：

“小魔鬼已经赶走了，请公主早点休息。”

盈然也回他一笑，迅速梳洗后就上床休息去。不一会儿她已沉沉睡去。

希罗站在窗边看着她，明天就是真相大白的日子了。他沉重地在君盈然额头上印下一吻，当她明白了一切后，是否还会如此温柔地对他？希罗不敢想下去，呆呆地望向窗外，心神不宁地站了一整夜……

翌日早晨，君盈然是被早餐的香味唤醒的，她知道是细心的希罗为她所准备的，嘴角不觉慢慢扬起一丝微笑。她睁开了双眼，面前果然摆了道丰盛的早餐，然而希罗却不在。

她放下了餐盘，准备前去给希罗一个惊喜。君盈然踮起脚尖寻找他的身影，最后在阳台上见到了他。正想吓他一跳时，却发现希罗神情十分落寞，好象在思索什么，表情异常地严肃和悲伤。

君盈然收起了玩笑的心态，静静地走到他身后，双臂紧紧环绕着希罗。

“有什么心事，能让我知道吗？”她轻声道。

希罗回她一笑，抓过她的手细吻她的掌心。

“早安，你睡得好吗？”他言词闪烁。

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。第一次他回避了她的目光。

“我们进去吧！有话待会儿再说。”他搂住盈然走进房里，带她在餐盘前坐下，以温柔的语气道：“快吃吧！吃饱了我再告诉你。”

君盈然不再追问，听他的话开始吃早餐。她知道希罗也是一个固执的人，既然说要等她吃饱再说，现在必定一句话也不会多说的。

希罗一只手撑住下巴，始终含着微笑看她。君盈然只想快快解决她的早餐，好替希罗分担忧愁。

半晌后。

“我吃饱了，请开始吧！”她拍拍手道。

“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我的身世；在艾西克侯爵府有一个人默默在帮助我，记得那件事吗？”

“嗯，是他出事了吗？”她猜想也许这是希罗心情不好的原因。

他摇摇头，眼神认真地望着她。“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，那个神秘人就是风长老，‘青龙神社’三大护法之一。”

“他是‘青龙神社’的人？”

“不只他，连我也是。”他抓住君盈然的手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父亲原是‘青龙神社’的继承人，但是因为种种因素被怀有私心的人赶走。风长老一直暗中保护着我父亲，也因此知道了艾西克侯爵的阴谋，在紧要关头救了我父母，之后在侯爵宅邸守护着我。因为他已认定了我是下一任的继承者，将我留在侯爵府邸一方面是想磨练我，一方面是想令艾西克侯爵放弃寻找我的父母。”

君盈然面色惨白，不敢相信希罗所说的话。但是一切事情显得这么合理，希罗果真是青龙神社的人！

“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”她用着颤抖的声音问道。

“因为十几天前你又累又疲倦，我说了只会促使你冲向‘青龙神社’，这样对你而言太危险。”他坦言道。

“既然……你真是‘青龙神社’的人，还缠着我干么？你难道不知道我立誓要消灭‘青龙神社’吗？”她目露凶光。

“解开身世之谜是我来纽约的目的，我很幸运地找到了父母亲，还有，很幸运地遇见了你。盈然，相信我，我从未想过要骗你，只是一直在等适当的时机……”

“现在是适当的时机吗？”她明眸转为冰冷。“在让我对你放心之后？在让我相信你是真心爱我之后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忘记你的出身？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将过去一笔勾销？这恐怕是你早就打算好的吧！”她的泪水一滴滴滑落。

“我很抱歉给你带来的伤害，但是我没有能力选择我的出身，我生来就注定了是韩奇之子，注定要和‘青龙神社’有共同的命运。”他疲倦道。君盈然的反应正是他所预料的，也是一直令他苦恼的地方。他可以为君盈然改变一切，却改不了自己的身世。

“从前的我很孤独，是绛纱用她的纯真改变了我，教我欢乐和幸福是什么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在想，这个女孩笑起来一定很美，所以我也想令你快乐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意。”

君盈然不语，只是低泣着。

接着，希罗拿出了一些资料放在她的眼前。

“这是‘青龙神社’所有的犯罪资料，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。里面有青龙神社总坛的设计图，另一份放在吉姆那，我不想你单独去冒险。我走了，自己保重！”他无限依恋地再看君盈然一眼，才悄然离去。

他走了！在门关上的刹那，君盈然崩溃了。

她伏在桌上哭得肝肠寸断，她该怪希罗的坦白吗？不！如果他始终不说，当她发现的那一天更不会原谅他。她木然地翻阅桌上的资料，这不正是她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吗？为什么此刻她的心中只有悲伤，却没有半点愉悦的感觉？

君盈然凝望着天空，阳光正逐渐透过云层照亮阴暗的大地，大地又重现光明。

是曙光！她哀愁的脸顿时充满了笑容。她真的是一个大傻瓜！她怎能忽略希罗为她所付出的一切，他就像是曙光一样，一点一滴地投射光与热在她的心坎上。是希罗教会她什么是快

乐，什么是体谅的。诚如他所说的，他唯一没法改变的是他自己，她又怎么能苛求希罗来承担所有的罪恶？

她不再犹豫。她爱希罗，在很早以前就爱上他了，她要找到他，把她的成长和领悟告诉他。

君盈然飞快地打开门，想去见希罗。门一开就看到绛纱和雷廷霄站在那。他们一脸了然地看着她，表情带着真诚的祝幅。

“恭喜你通想了。”雷廷霄一笑。

“希罗现在在哪里？”她焦急地问。

“他把我跟绛纱赶了出来，现在一个人在我的房间。”他无奈道，递给了君盈然一把钥匙。

“谢谢！”她抓过钥匙，飞也似地离去。

“看吧，我就说盈然姊姊会想通的。”绛纱得意道。

“我的小纱是个天才，但不知你这个小天才是根据什么来判定的？”他又开始逗她。

“希罗是出于好意才隐瞒盈然姊姊的，当然不值得生气嘛。”她当他很笨的样子。

“敢情你也是一个宽容的人？”他记得绛纱一向是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”的相反——“小人报仇时时进行”。

“哼！你和希罗整整骗了我三年，三年耶！我还不是原谅你们了。”绛纱猛地翻起旧帐。

“是！我的未婚妻有最大的宽容心。”一提到三年前的事雷廷霄就竖起白旗。

“知道就好。”她得意地倚在雷廷霄的胸前，诡诈地、撒娇道：“我们去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好不好？”

“小纱，非礼勿听。”雷廷霄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往门外走。

有个精力过人的未婚妻还真麻烦。

君盈然用钥匙打开房门，看见希罗无奈地躺在床上，背对自己。

“小纱走开！我现在不想听什么人生大道理。”他疲倦地说道。

君盈然慢慢走向床边，温柔地坐在他身后。

“我不要你的安慰，也不要听你的鬼点子。”他感觉有人坐在他身后，不耐烦地低语。

“那你到底想听什么？”她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“盈然！”他迅速转身，不相信她来了，而且是一脸的春风，他该不是在作梦吧！”

“我是个傻瓜。你说得对！人是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我又怎么能够为了这点而责备你呢？”

“你……你不怪我了……”他睁大眼睛。

君盈然摇摇头，郑重地握住他的手。

“你愿意原谅我吗？原谅我这个不明事理的傻瓜。”

希罗的回答是抱紧她。

“谢谢你爱这样的我。”君盈然充满感激。

“不客气。”希罗顽皮道，再度觉得他的生命又完整了。

当他们依偎在一起时，君盈然忽然紧张地问：

“希罗，你到过‘青龙神社’，知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？”她用着颤抖的嗓音问。

“这个……我知道。”希罗不想再隐瞒。

“他……他是谁？他有没有……提起过我？”她一颗心提了起来。

“他是青龙神社的水长老，叫君赤城，你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姊姊叫水灵。”

“他另外结了婚？”她凄凉一笑，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，他身居高位，财富和女人当然都不缺乏。

“你想见他？”希罗拥着她，察觉到她的不安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强迫自己恨他。但是……我还是想见他一面……”

“‘青龙神社’的资料全在你手上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，我绝不干涉。”他亲吻她的眉心为她打气。

“希罗，你真的不怕毁了‘青龙神社’？”

“不怕，就算不是为你，我也会亲手毁了它。利用神迹来敛财是卑鄙的行为，加上他们近几年来已经走火入魔，贩毒、贩卖人口这些坏事都干尽。虽然风长老期盼我接手整顿一切，但是权利富贵不是我想要的，我相当满足当一个普通人。”

“是不该让他们继续了，为了不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，‘青龙神社’必须被消灭。”她毅

然决定，不再动摇。

希罗握住她的手，两人就此决定了“青龙神社”的命运——

两天后，将近百辆的警车向青龙神社出发，在希罗的带领下由密道进入，很快地来到了青龙神社的核心，正好发现水灵正赤身露体地和一群男信徒嬉戏享乐。

“这个妖女怎么可能是盈然姊姊的姊姊嘛？”首先发难的是绛纱，她永远忘不了水灵曾经想勾引雷廷霄。

“你们怎么闯进来了？”水灵见到一群人，大惊失色，在看清楚来者当中有君盈然时，她一张脸变得扭曲起来。

“你们看，妖怪要变身了！”

论尖酸恶毒当属韩绛纱为最。她身后的雷氏双胞胎已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。

“韩绛纱，你不要以为我怕你！”她恶狠狠地瞪着绛纱，却不知绛纱在有人撑腰时，会更嚣张。她旁边有希罗及雷廷霄，如同两大护卫一般，因此她极尽嘲弄之能事。

“我才不怕你这个女妖怪，恶心死了。如果你再不穿上衣服我都要吐了！”她挥着手，大做鬼脸。

“你们到底来这干什么？”她披上薄纱怒道。

“来捉你啊！这个神坛早被你污染了，还是早点拆掉比较好。”绛纱仍旧在叫嚣。

“希罗，你改变心意要来接管青龙神社了吗？我可是一直在期盼你的归来。”水灵眨着她妩媚的双眼望向希罗。

“臭女人！希罗已经有盈然姊姊了，你快滚开。”绛纱挡在希罗面前，不给她有接近希罗的机会。

“水灵！水灵！我们被警察包围了！”一个中年男子仓皇跑进来。

当他看到希罗一行人时愣了一下，开口问道：

“莫非是你们报的警？为什么？青龙神社不是说过要给你继承吗？希罗。”

“水长老，我从没有想过要继承这一切，我只不过是来尽领导者的责任，把这个罪恶的深渊及早结束掉。”他淡然说着。

他怀中的君盈然一震。

这个水长老？莫非是她一直牵挂的父亲？她抬头和君赤城的目光对个正着。

“盈然？天哪，你几乎长得和你母亲年轻时一模一样……”他愣了一下，接着马上回到现实。“你快替我劝劝希罗，只要他不毁掉这里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他。”他慌张找出一大堆珠宝及钞票捧到她面前。“我有钱！很多的钱！我知道你受苦了，我会补偿你的，你要多少？只要你开口就给你。”

君盈然再也忍不住，转身埋在希罗怀中低泣。她盼了十几年的父亲，绝不是要来听他这些话的。

希罗心疼地搂着她，神色严肃道：

“我心意已决，不要再说了！快点让开，免得受伤！”他双眼直视神坛中的青龙，慢慢地青龙冒出了火花，出现裂痕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你要毁了‘青龙神社’的象征吗？”水灵发狂似地扑向希罗，却被他双手轻轻一挡，推给身后的雷廷霄。

雷廷霄则朝她颈上一击，她立刻昏迷过去。这时，他立刻将她戴上手铐。

“‘青龙神社’的象征早就该毁了，你们这样胡闹，这只青龙的象征精神早就腐朽了。”希罗淡淡说道。

他低头吻了一下君盈然，柔声道：

“这里很快就要瘫崩了，你和小纱他们先出去，我还有一些事未处理完，等一会就跟上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盈然担心他有危险。

“听话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他保证过，将君盈然推给了绛纱。

“水长老，我不想用暴力！”希罗回头沉声道。他的威严使得水长老立刻乖乖走过来，任由雷士杰替他带上手铐。

“我要封锁这个地方，你们快走！”希罗吩咐道。

当所有人都离去后，希罗慢慢走向神坛后的小房间，他知道有人在等他。

“你保护我二十年，是要我继承这一切，还是你希望我毁了它？”希罗看向背对他的风长

老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风长老缓缓转身。“我一直知道你会是个优秀的继承者，你比韩奇多了冷静和理智，是最适合继承‘青龙神社’的人。”

“你不会责怪我的决定？”

“也许你是对的。‘青龙神社’早已经压得我透不过气，我没有能力独撑大局，也没能力改变。你是继承人，有权决定该如何做，我不会责备你的。”

“是该走的时候了。”希罗提醒他。

“再让我待一下，以供我日后在牢中可以慢慢回忆。”他恳求道。

“谁说要送你进监牢？该抓的我全都抓了。”希罗扬起嘴角。“我是请你另外找地方安顿，因为我就要封了这个地方。”

“你不是来抓我的？”风长老讶异极了。

“我是个恩怨分明的人。对您我一直是心存感激，我已经向警方说你死了，您今后可要换个名字才行。”希罗还是微笑着。

“你……你一直是个特别的孩子。”他擦了擦眼泪。“我不会忘记你的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会找机会回报的……”

“你已经帮我们父子太多了。”希罗感激道。“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，保重了！”

“谢谢你，孩子。”风长老挥泪道别。在泪光中看见希罗站在那，是那么的俊美庄严，他何其有幸遇到了他，默默陪伴了他二十年，这样也够了……

希罗深吸口气，展开双臂让能力大量释出。一时之间石壁出现了裂缝，而后是柱子纷纷倒下，发出巨响。一栋华丽的建筑物瞬间成了废墟。

他无限感伤地遥望神社最后一眼。他尽到了继承人的职责，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这一切——希罗走向出口，老远就听到绛纱俏皮的娇笑，还有雷氏兄弟无奈的叹息声。

夜里，君盈然在希罗的怀里哭了好久好久。他知道她为何伤心，却不知如何安慰她。只能紧紧地拥着她，提供自己的肩膀。他知道除了时间，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治愈她的伤口。

就这样过了好几天，君盈然似乎逐渐开悟了，开悟学会遗忘。希罗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她又能笑了。他静静地拥着君盈然，感谢上天赐予他们平静的幸福。

某天夜里，旅馆的服务生送来了一封匿名信。君盈然疑惑地打开，惨白的脸色读了好几遍，最后含泪将它烧毁。

她静静地跪在窗前，用希罗教她的方式祷告：

“我该不该再有期待？是不是该再给他一次机会？”

满天的繁星无言相对。君盈然擦干了眼泪，走到镜子前面凝视自己，缓缓道：

“这是我的心结，只有我自己解得开……”

07 曙光之子

希罗独自一人在房内沉思，尚静静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，思索着君盈然的反应，她显得好平静。君盈然的镇定令他有股莫名的不安感。“青龙神社”已经解散，水长老也得到应有的报应，君盈然除了在他怀中哭了很久，并没有其它异样的反应，但是他心中涌现的不安又从何而来？

敲门声打断了希罗的思绪，他起身打开门，是君盈然。

她站在门外，神情落寞地说：“嗨！我只是……忽然想看看你。”

“欢迎，我也正在想你。”希罗搂着她笑道，想印证他的不安其实是多余的。

“你这里有酒吗？”君盈然在他的怀中温柔道。

“你想喝酒？”希罗有点讶异，但是仍旧起身从冰箱拿出一瓶白酒。

“这样的夜晚不喝酒太可惜了，不是吗？”君盈然笑着。

希罗一边开酒，一边回头看着她。盈然今晚特别不同，她的长发在月光下发出蓝色的光

亮，脸庞如同覆盖着一层薄纱，美丽的眼波流动，深情款款地望着他。

“不要这样看我。”希罗咳了一声，这样的君盈然他不曾看过，却令他的心脏剧烈地跳着。

“你在害羞？”她接过希罗递上的酒杯，将他不安的表情尽收眼底。

“如果你不怕我变成大野狼，那就继续用那种眼光看我。”希罗好笑地揉乱她的头发，这个小女人真的不断在考验他的自制力。

君盈然但笑不语，重新倚在希罗怀里，两个人有默契地享受着宁静的午夜。

“希罗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对艾西克的恨有多深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希罗陷入回忆中。君盈然不再逼他，柔顺地靠着他。

“或许我从来不敢去想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一直以为我是在他控制之中，所以他以一个父亲的立场在教育着我、爱着我。我就是在这种两难的情绪中长大。我知道他是个疯子，是个狂人，但是他又像父亲一样。”

希罗不自觉地抵住君盈然感受她的温暖，她是唯一可以听他倾吐心声的人。

他虽然恨艾西克搅乱了他的生活，但他却是和艾西克一起生活了二十年，到现在他还很难去分辨对他到底是爱还是恨。

“可怜的希罗……”君盈然颤抖的心手抚摸着希罗的腹部，那里有被艾西克刺伤留下的一条伤疤。“因为你厘不清自己对他的感情，才会让他刺你一刀，对不对？”

“也许是吧。”他苦笑，拉起她的手亲吻她每一根纤细的指头。“盈然，你为什么会想到问我这个问题？”

君盈然淡淡一笑。“爱恨交织是件痛苦的事，我知道你对他复杂的情感没有宣泄的出口，一直积压在心里，而我不想让你再继续受苦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说出来。”

希罗激动地紧紧抱住她，感动得哽咽。他一直对君盈然的情绪了若指掌，没想到君盈然对他亦是如此。

“谢谢你……”希罗低头亲吻她，从她轻颤的眼皮、小巧的鼻子，最后在她淡粉红的唇上流连。

盈然的手臂圈住他，紧密地贴近他。她的热情和主动让希罗的呼吸转为急促，发出渴望的低吟。

“盈然，你现在最好回房去。”希罗用仅剩的一丝自制力将她推开。不料君盈然仍贴近他，双颊火红，细声轻喘道：“你自己说过，除非我愿意，否则你不会强迫我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是说过……”拥着她滚烫的娇躯，希罗已经开始在冒汗了。

“我愿意……”不让希罗有说话的机会，她踮高脚亲吻他。

希罗不再抗拒，将君盈然拦腰一抱，温柔地将她放在床上。他的身子压在她身上，小心地再问一次：

“你不后悔？如果你现在留下来，你一辈子都逃不开了……”他的双眼紧紧盯着她，再次确认她的心意。

“或许我曾做过很多后悔的事，但是对于你，我从未后悔过。”君盈然嫣然一笑，伸手捧住希罗的脸深情道：“你给了我找寻一辈子的东西：快乐、希望、归属感还有爱情。我真的好爱好爱你……”

希罗满足地吁了口气，笑道：“这些话我本来以为要等到老时才听得到。”

“我也是借助一点酒精才有勇气开口的……”她双手抚摸着希罗的脸，无限疼惜地探向他俊美的五官。

“嘘！现在不要说话，让我爱你……”希罗将她顽皮的手抓住，俯下身子，专心爱着即将完全属于他的君盈然，一辈子属于他的小女人。

寂静的夜里，只有真心相许的爱人发出呢喃的爱语。

夜，更深了……

“廷霄大哥！”清晨三点多，绛纱哭着冲进雷廷霄的房间。

他被绛纱一脸是泪的慌张模样吓了一跳，张开手臂将绛纱拥入怀中。

“小纱？怎么了？你又作噩梦了吗？”

她一身是汗，看来受了不少惊吓。

“不是梦！是真的，盈然姊姊……还有大火……我看到了！”她啜泣不已，说着连雷廷霄也不懂的事。

“小纱，君盈然一直和我们一起，哪来的大火？”

“快找希罗来，就要来不及了！”她浑身冰冷地攀着雷廷霄。“快带我去找希罗！”绛纱哽咽着催促。

雷廷霄此时也觉得不对劲，绛纱很少有这样异常的举动。她的第六感一向很灵。他连忙套上一件衣服，搂着绛纱就往希罗的房间飞奔而去。

“希罗！希罗！”他在门外大吼，但是完全没有得到反应，雷廷霄一急，砰一声撞开门冲进去。

一门进就闻到了强烈的“安眠香”，他急忙打开窗户，接着将掺有安眠香的蜡烛吹熄。

“希罗……希罗你醒一醒！”绛纱急着拚命摇晃他。

“绛纱，没时间弄醒希罗了！你梦到君盈然去了哪里？”雷廷霄马上拨电话叫醒士杰和梵生，要他们立刻赶过来。

“小纱，你梦到君盈然在哪？”

他精明的头脑开始运作，君盈然一定是要单独去某个地方，才会用药迷昏了希罗。

“是……是青龙神社的总坛！”她忽然大叫。

这时雷氏双胞胎赶到了房间。

“杰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也要弄醒希罗，然后带他到青龙神社的总坛。乔！你马上去找吉姆，能调多少人手部全调来，我和小纱先走一步，在那里碰头。万事拜托了！”说完拉起绛纱往外狂奔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雷士杰不敢迟疑。虽然满腹疑问，仍旧先拨了通电话给吉姆。

“什么？”对方说的话反倒令雷士杰大吃一惊。接着他很快地答了一句：“我知道在哪，他们在‘青龙神社’总坛。”

“坏消息？”梵生抬头看向士杰。

梵生抬起希罗，他吸了不少安眠香，等他醒来需要一段时间。

“‘青龙神社’的水长老和水灵昨晚逃狱了！”士杰心情沉重道。

“SHIT！事情严重了，快帮我将希罗抬到车上，我在车上再想办法弄醒他。”

两个人合力抬起昏迷的希罗，把他安置好后，以最快的速度飙向目的地，两个人不时望向希罗，心中默祈祷着：为了希罗，君盈然你可千万不能出事……

天快亮了，君盈然依照信中的指示来到“青龙神社”总坛，站在总坛的神坛前静静等待着。昨天晚上她接到了来自她父亲的一封信，约她今天在这里见面，表示有很多话想和她讲。她接到信时心里挣扎了许久，她应该恨这个男人，但是他在信中不断乞求，要再见她一面，然后才会死心，安心回到监牢里。

因此她迷昏了希罗。

这是她一个人的心结，如果不自己解开，这个死结将会一辈子跟随她，她想要和希罗过着幸福的日子，更要去面对她的父亲，用自己的手了结一切。

“你果然来了！乖女儿……”她身后传出了声响，她回过头冷冷地看着他。这个和她骨血相连的男人，她憎恨了大半辈子的人。

“你一个人来吗？”他警戒地四处张望，深怕她通知了警察。

“如果要抓你，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”她冷酷地扬起嘴角。

“你真的恨我？还想抓我回牢里？”水长老一愣，君盈然眼中的恨意令他不寒而栗。他从来不知道君盈然这么恨他。“那你为什么还来？”

“我为什么来？”君盈然开始狂笑。“我是个傻瓜，竟然在期待奇迹。”她的笑声令水长老退了好几步。

“我是要你和我一起走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让我补偿你。我可以东山再起，让你享尽荣华富贵。”他说出约她的真正目的。

“我是个傻瓜……”她目光转冷。“你这种人一辈子都不会变的！我要的你一辈子都不会懂。”她笑了，笑得既悲哀又绝望。

接着，君盈然从怀中掏出手枪，冷冷地指着他道：“我不想亲手杀你，你还是跟我走吧！”

正在说时，忽然察觉身后有人，来不及回头就被敲昏了过去。

“唉！你出手那么重干什么？”他看着头破血流的君盈然道。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他也不会打主意打到自己女儿头上。

“你怎么这么蠢，她都拿枪指着你，你还护着她！”开口的是水灵。她和父亲逃出来后就计划着如何挟持君盈然，向韩希罗要赎金，再胁迫他将两人弄出国去。如今君盈然到手了，计

划看来已经成功了一半。

“接下来怎么做？”他看着水灵捆绑君盈然。

“抬她进房间，还用问！”她怒气冲冲地指挥着。

当他们安置好君盈然，才发现整个地区已经被警察包围。

对方开始喊话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！”

“该死！她竟然报警！”水灵恶狠狠地踹了君盈然几脚，不断地咒骂着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水长老一时乱了手脚，紧张地问道。

“唯今之计只有引爆这个地方，我们才能趁乱逃走。等逃出去了再想其它办法。”水灵眼中闪出邪恶的光芒。

“那盈然怎么办？”他不忍地看了君盈然一眼。

水灵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，瞪着昏迷的君盈然道：“我要韩希罗痛苦一辈子，这是我回报给他毁了青龙神社的谢礼！”

希罗是被一阵阵爆破声所惊醒。他疑惑地睁开眼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躺在车上，再看看四周，到处弥漫着浓烟黑气。

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他想起身，却觉得头晕目眩。勉强走出车外，才发现外面早已乱成一团。紧跟着，他睁大了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盯着熊熊燃烧的建筑物。

青龙神社！他不会眼花了吧！

“希罗！你醒了！”雷梵生跑过来扶住他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希罗虚弱地开口。

“水灵和水长老逃狱了，他们约了君盈然见面，现在他们全都在里面！”梵生迅速地解释一切。

“盈然还在大火里？”希罗一张脸变得极为惨白。

“她用含有安眠香的蜡烛让你陷入昏睡。是小纱作噩梦，我们才根据她的第六感找到这里的，谁知道才到不久，里面就传出了爆炸声，现在绛纱和大哥也在里面。”

“让我进去！”希罗咬牙想冲进火海中，君盈然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。他要去救她，她现在一定有了危险！

“希罗！你的身子会撑不住的。”梵生急忙前来拉住陷入半疯狂状态的希罗。

这时浓雾中走出来几条人影。

“有人出来了！”雷士杰大叫。

希罗停住不动，看清楚了浓雾中的身影。他们依序是——雷廷霄、绛纱，还有一些警探，他们用手铐铐着水灵和水长老。

“盈然在哪？”他狂乱地抓住雷廷霄的衣服。

“她——”雷廷霄正想开口安慰希罗，身后的水灵却疯狂地开始尖叫狂笑。

“我把她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，那个贱人死定了！她想抓我……呸！我刺了她好几刀，就算她不死，也绝对逃不出火场，我要看着她被烧死！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有趣的事吗？哈哈……韩希罗，这是你毁了青龙神社的报应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说完已经被愤怒的希罗一巴掌打晕了。希罗双眼赤红，宛如厉鬼般盯着水长老。

“她说的都是真的？”希罗的声音冷得吓人。

“我……我阻止……阻止不了她。”他颤抖地回答。

“你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？君盈然是你的女儿，你却连她也不放过，为什么？”希罗咬牙切齿地问着。

“我……我给过她机会，我要她和我一起远走高飞，是她自己拒绝的，她竟放弃和我共享荣华的机会。”水长老加大了音量，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荣华富贵？”希罗用力地揪起他。“她要的不是这些！”他心想，水长老一辈子都不会了解的，君盈然却为了这个愚蠢的老男人而丧命，真是太不值得了！

“你……你不能对我……”水长老被希罗绝望的眼神吓到，深怕希罗会冲动地将他杀掉。

“我不会杀你的……”他将水长老推给警员。“因为你不配！”

他走向倒在一旁的水灵。

“睁开你的眼睛看着我……”希罗冷酷地打醒她。

“我……我在哪里？”她努力睁开被希罗打肿的双眼。

“你在地狱的入口。”希罗的双眼闪烁着怒火。“你以为你玩的小把戏我不会吗？你就是用这种方法逼疯盈然的母亲不是吗？让她脑海中不断地重复一些让她恐惧的事情，慢慢地逼疯她，只要活着就会不断重复梦魇，现在换你了……”

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她疯狂叫喊着，最后瘫软倒下。

希罗冷哼一声放开了手，不带任何感情道：“她已经是疯子了，直接把她隔离起来吧！”

这时身后的建筑物发出了巨大的爆破声，接着相继倒塌，触目所及，皆是一大片火海，即使是一个手脚俐落的人都难有生机，更何况君盈然先前已经被刺伤。此时的她恐怕已经魂飞魄散了……

希罗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直到警员把水长老押上车时。一脸狼狈的水长老对着他以疑惑的口吻问道：

“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再问任何问题。但是，到底她想要的是什么？她说我不懂，你也说我不懂，到底她要什么？除了荣华富贵之外，还有什么能满足她？”

希罗缓缓回头，眼中滑下了晶莹的泪水，这是他为君盈然所流的泪。他口气充满绝望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？她要的只是一声‘抱歉’，一句诚心诚意的道歉，一句你欠她们母女十多年的抱歉，仅此而已。”

水长老呆呆望着希罗，在火光映照下，他仿佛天使般美丽，一个垂泪的天使，说着他不明白的话。一句道歉有什么用？他不是承诺了要给君盈然更好的生活了吗？谁知道她不要，反而只要他的一句“抱歉”。他不解地摇摇头，不懂君盈然为什么这么傻，或许是他从来没有了解过她吧！

希罗不再言语，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，暗自想着：盈然，你一个人寂寞吗？不要怕，我马上来陪你了……

“希罗哥哥！”绛纱及时发现了希罗的举动大喊。

雷廷霄趁希罗欲往回跑的刹那，一掌击向他的后颈，接住了倒下的希罗。

“我现在就去找爸爸妈妈，在我们没回来之前千万别让希罗醒来。”绛纱哭着道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要看爸妈了，希望他们能阻止希罗做傻事。

绛纱在离开前看了火场最后一眼，为什么即将圆满的爱情却变成了天人永隔的悲剧？叫希罗要怎么活下去呢？盈然姊姊……你真的不在了吗？

希罗再度睁开双眼已经是一天以后的事。当他看到了哭红双眼的绛纱，一脸焦虑的父母，还有神情憔悴的雷氏兄弟，他露出了苦笑道：“为什么要阻止我？”他的声音充满绝望。

“这里有一封信，你先看了再说，好吗？”琉璃含泪轻抚着憔悴的儿子。

“我们先出去，让希罗静一静……”她转向众人道。

一行人走后，希罗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下手中的信，浑身欲如同被电击般跳了起来，是君盈然的字迹。上面写着“给希罗”三个字。他悲喜交加，急忙摊开展读。

希罗吾爱：

记得我曾告诉你，我了解爱恨交织的感觉很苦吗？我对我父亲的感觉就像你对艾西克的感觉一样，我恨他的无情，却阻挡不了血源的呼唤。他昨天逃狱之前，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说他想见我，要弥补我的损失。这会是上帝赐给我的奇迹吗？或许他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可以有这种期待吗？

我在写信的时候一直看着你，你是一个多么温柔的爱人。我光是看着你，就会觉得心头暖和，你是上天给我的第一个奇迹。希罗，我爱你，我开始幻想我们未来的生活了，我愿意为你生很多很多孩子，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新享受我们错过的童年。真好，不是吗？

但在这之前，原谅我必须独自前往见我父亲一面。我有两件事想问他：第一件事是，他有没有真的爱过妈妈？第二件事是，他这些年有没有想过我？在你身上我学会了“爱”，因此只要他有一点悔意就足够让我原谅他。这一切都是你教我的，爱与原谅是一体两面的东西。原谅我用药迷昏了你，这是我的心结，唯有解开它我才是一个新生的君盈然。这封信我托柜台在我离开二十四小时后可以交给你，因为我相信我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再一起读这封信，让我当着你的面再说一次“我爱你”！

希罗，有时候太幸福也会产生恐惧的，如同现在的我。如果我有了任何意外，你千万不可以跟随我，你的身边有绛纱，还有许多爱你的人，你教会了我何谓生命的喜悦，所以你绝对不要做让我生气的傻事。

能遇到你是我一辈子中最幸运的事！我看着熟睡中的你，欢喜地落泪。你一定又会笑我傻

气，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

希望我能在你醒来前赶回来，或许我会将这封信藏起来，等你我都一大把年纪时再拿出来，那时候你可能会狠狠地骂我一顿呢！

P S：你睡着了真的很像一个天使，我爱你！

君盈然

希罗看完信后大声悲嚎，哭声中充满了悲恸，像一只负伤的野兽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持续下去，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快乐了……

悲伤中，他仿佛看到坐在身边写着信的君盈然，不时地微笑转头偷看他，希罗伸手探去才发现是幻影。他悲痛地向后一躺，任由泪水无止尽地滑落……

盈然，没有你我一个人要怎么过？谁能告诉我，谁来救救我……

苍天无语，只有他伤心断肠的悲泣……

门外的人听见希罗的哀鸣，纷纷落下伤心的泪水。他们知道希罗已经放弃了自尽的念头，但是他们也知道希罗再也不会是原本的希罗了。

终曲 浴火重生

半年后

Locheness, Inverness, Scotland (苏格兰之尼斯湖)

尼斯湖在秋天美得令人沉醉，绿色的水波上笼罩着久聚不散的轻烟薄雾，淡淡地撩拨游者的心境，一种介于感伤和凄迷的心情。

湖畔伫立着一个落寞的身影，他是三天前抵达的韩希罗。自从半年前那场爆炸将君盈然炸得尸骨无存，他的心就死了，随着她一起消失在熊熊大火之中。这半年来他如行尸走肉一般，浑浑噩噩，过着幽灵般的日子。

他常常用思念君盈然来折磨自己。他拚命回忆她的形影，残酷得让自己的心痛苦地纠缠在一起。这是他凌虐自己的方式，既然他没能死在那场爆炸中，就让自己生活在痛苦悔恨中吧！

他总是会想起最后一夜的缠绵，他天真的以为君盈然放弃了仇恨，放下了她沉重的过去。那最后的一夜呵！他真傻，不是吗？那一夜她的美丽，她热情只代表一件事——君盈然的永别。

韩希罗又叹了口气，眼光幽幽飘向远处，不知绛纱约他来这的目的何在？对一个心死之人，再美的景色，都是一片空洞、冷清清的死寂……

这半年来他独自居住在伦敦郊区，过着独来独往的日子。纵然父母及绛纱定期探视，仍然唤不回他对生命的热度。但是他却不能轻生，以免撕碎亲人的心，尤其是费尽万难才重聚的家人，他更不能死，因此，他选择了自我放逐。

“ 绛纱，这一次我救不了你…… ” 站在韩希罗后方不远处的是雷廷霄和他未来的小新娘——韩绛纱。

“ 你想见死不救？我是为了大家好，现在可好了，你忍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前去？你真的舍得？ ” 韩绛纱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。

雷廷霄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谁叫自己爱上这个像天使又像魔鬼的女子。“ 好吧！我陪你去…… ” 他只好认命地搂着她往前走。

“ 希罗…… ” 绛纱心虚地唤着大哥，韩希罗转了个身，点了点头，他知道绛纱又要劝他，只是……不管想她或是忘掉她都痛苦。总之，他是沈沦了，不能醒也不愿意醒……

“ 希罗，我这辈子还没向你求过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只开口一次，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！ ” 绛纱激动得抓住他的手臂。“ 你一定要原谅我，一切都是不得已，你发誓绝对不可以生我的气。我是你世界上唯一的双胞胎妹妹……如果以后你有了意外，我是唯一可以救你的……像是输血啦、移植骨髓啦…… ”

“ 纱儿！你离题了…… ” 雷廷霄用咳嗽提醒语无伦次的绛纱。韩希罗皱起眉看着两人，感

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因为绛纱的脸上有着不容错认的——心虚。

“绛纱，到底是什么？说吧。”他知道这半年来自己改变了很多，但他不相信绛纱会因此怕到不敢看他的眼睛。

“你先保证不会生我的气。”她相当不放心地再确认一次。

“好，我保证。”韩希罗的话让绛纱感激得像是被释放的死囚，脸上马上重现天使般的招牌笑容，拉了希罗就往回走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？”希罗迷惑地问。

“嘘，这是一个惊喜！”她回他一个神秘兮兮的笑。

“盈然……”希罗被绛纱一路拖回旅馆，带进一个房间，当他一抬头，看到君盈然，那个令他几乎痛不欲生的女子，这怎么可能？

“嗨……”她只是淡淡一笑，长长的头发柔顺地披在肩上，她看来和以前完全不同，以前的君盈然笑中带着一丝悲哀和嘲弄，不像现在，柔美似一池秋水，笑得如婴孩般纯真美丽。即使他有千言万语想说都可以等，现在他只想看着她动人的浅笑……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希罗开口的同时，一只手迅速地拉开门，意外地跌进两个人。正是打算在门外偷听的绛纱和雷廷霄。

“嘿嘿……”被人当场抓到的绛纱无辜地笑着。“你不喜欢这个惊喜吗？”

韩希罗的眼光严厉地瞪向雷廷霄，一副认为他是共犯的表情。

雷廷霄连忙摆手表明立场。“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”

“希罗……这是唯一能让盈然抛弃过去的办法，在那场爆炸中将困扰她多年的噩梦一起炸掉，盈然才可以重获新生。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一切全是为了你好。”她一边解释一面朝门外移动，打算开溜。

“韩绛纱！”平地响起一声雷。

绛纱浑身一抖，希罗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她，早知道就把父母一起拖来，现在只好自己想法子脱离险境了，希望老天保佑。

“君盈然，我们等风暴过了再进来，希罗现在心情不太好。”雷廷霄为了救他的新新娘，打算转移希罗的注意力。

希罗一个箭步挡在门前恶狠狠地瞪向绛纱。“绛纱，这件事还没了，你给我在隔壁房乖乖地等着。”

韩绛纱低着头隐藏得意的笑容。等和雷廷霄走出了房间，回身一把抱住了雷廷霄，给他一个迷人的甜笑。“我就知道你最棒了！”接着又给他一个香吻。

“彼此彼此，亲爱的……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”他知道绛纱不是会留下来忏悔的人。

“我们去法国避难……”她掏出两张飞机票，三小时后起飞。

他不禁佩服地吹了声口哨；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！

留下的两人异常沉默，希罗抓着君盈然的手，一脸莫测高深，不说话，却也无松手的打算。

“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君盈然小心地问。

希罗将她往床上一扔，俊美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其实内心早已波涛汹涌。他为了这个女子整整痛苦了半年之久，但是她坐在床上，如此温柔，如此无辜的表情，除了想好好教训她之外，他只想抱紧她，一辈子都不放手。

“这半年来你去哪？”希罗哽咽着，想起了当时的情景，看着心爱的人置身火海，却无能为力挫败感。

“当时我受了伤，正躺着等死……那时唯一的愿望是再见到你一面，半昏迷之时，看见了风长老，他救了我，用他的超能力送我到安全的地方。”

希罗此时已不再犹豫，张开双臂搂住了深爱的人儿。“嘘！不要哭，都过去了……”

“我在一家教堂休养，一边埋藏我的过去，当我知道自己没死，我就对自己发誓，要做一个完全重生的、没有仇恨、没有背负过去的君盈然，所以我才会等到今天才和你见面。”她靠着希罗，柔声诉说着一切。

“三个月前，我忍不住对你的思念，来到了英国。还没碰到你，就先遇到了绛纱。”君盈然微微笑了，俏皮道：“你是个失败的哥哥！绛纱只说了一句：“三个月不比三年！”要我先在英国休养，等时候到了再带我来见你……”

君盈然在希罗怀中满足地说着，好奇地抬头问：“绛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希罗不语，绛纱果然在报复他，怪他将雷廷霄拐走了三年。这个挺会记仇的小鬼！

“希罗！”

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不是现在——”他微笑地低下头，吻上她正欲张开的红唇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，你至少欠我这样多……”他的吻已经滑下了肩头，在她身上燃起点点火苗。

“希罗……你不生气了？”君盈然喘息着问。

“你知道我有多感动？当我听到你说你要让自己重生后才回我身边，即使你还是原来的你，我依然爱你，从前的你，现在的你，温柔的君盈然，神秘的伊莎贝拉，绰号‘猎人’的伊莎贝拉，统统都让我心动，让我心痛。不管你的哪一面，我都爱，我都要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……”她泪眼迷蒙地盯着他。

“什么都不用说。”韩希罗温柔地笑了，继续低下头亲吻属于他的女人；他想念的淡淡的……令人心动的幽香。

温馨甜蜜的温存后，君盈然倚在希罗的怀中，轻柔道：“你不会生小纱的气吧？”

“那个小鬼头到底用什么收买你？连你也向着她……”他好笑地问。

“其实……”君盈然顽皮地笑了笑。“我来之前已经帮她买好两张去法国的机票。”看到希罗扬起眉，她笑得像个恶作剧的孩子。

“真不该让你和绛纱在一起，会天下大乱。”希罗无奈极了，虽然绛纱需要一顿好打，但是见面后他一定下不了手，对这个双胞胎妹妹，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君盈然抬起头，刚好看到希罗扬起一个近乎邪气的笑容。她一愣，觉得这个表情好熟悉，像极了绛纱在动鬼脑筋的时候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君盈然好奇极了。

希罗轻抚她的背，目光含笑，浅尝她的樱唇道：“只是想起一件事。”

“嗯！”在他的双唇热烈的袭击下，她很难保持清楚的思绪。

“我们结婚吧！”希罗轻松扔下一句，继续吻她。

“这么快？”君盈然挣扎着起身，吓了一跳。希罗却轻松地将她压回床上，霸道地说：

“你迟早是要嫁给我的……”

“心爱的……想听好玩的部分吗？”希罗在她耳边诱惑着。“只要我们一结婚，就轮到绛纱了，对不对？”

君盈然愕然地张大了嘴……这两件事有关系吗？

“然后我会给她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……”他再度露出和绛纱一模一样的笑容，那种介于天使和恶魔之间的邪气笑容。

不让盈然再有开口的机会，俯下身子征服她的……

此时，坐在飞机上的绛纱打了个冷颤，雷廷霄关心地搂住她，轻声问：“纱儿，你觉得冷？”

“没事！”她躲在雷廷霄的怀中，脑子快速地转着，老是觉得心神不宁。最后她莞尔一笑，她一定是太神经质了。盈然嫂子一定会把希罗搞定的，加上雷氏双胞胎这次没跟来当电灯泡，每一件事都完美得不得了……一定是她想太多了。她是个天才少女，没有什么事会难倒她的！给自己一番正面的鼓励后，她放心地闭上双眼睡去。

聪明的绛纱，老是占尽便宜的美少女，若忘了自己有一个一样聪明，一样记得以牙还牙的大哥。

她的婚礼，我已经不忍心写下去了……